

憶西清筆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王
編雲
五著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083
114
3:2966

西 清 筆 記



3 0646 4402 8



著 初

A649687

本館據功順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阮序

嘉慶九年平湖沈文恪公令嗣蓮生以公蘭韻堂詩印本見贈並持公西清筆記索序元於公爲翰林後輩且乾隆五十六年元年二十八大考翰詹第一人奉特旨入南書房行走與公同直時奉勑編纂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兼在懋勤殿侍直每當風日清和早朝人散開窗散帙卷軸數千堆滿几榻唐宋名蹟目不給賞無論元明內璫義畫伸紙以待相與啜茗嘗賜食評真贗考跋尾其絹紙點飄印記不可辨者諸前輩必就元指問以元年幼目力足且識古篆文也編考旣畢至未時聞乾清宮大鐘鳴一二聲乃散直出東華門猶憶元始入直每隨公及彭文勤公召對公與文勤公謂元曰吾等薦直懋勤殿數年後始在南書房行走得召對今詹事由上親擢超遷直入南書房屢召對君恩之重當自知也又元嘗問公曰夏暑冬寒儀直皆不易耐暑勝寒耶寒勝暑耶公曰寒易耐耳已而果然又嘗與公出南西門遊萬泉寺公作五律四首見集中元作七律四首有野性消磨天趣少吟懷荒落夕陽知之句公嗟賞久之元奉使督學五年于外嘉慶三年冬回京仍直南書房時公兼在軍機處行走四年春首純皇帝龍馭上賓近臣搖痛公哀病不支以卒上特命元職掌御製詩文稿本編寫御製純皇帝聖德神功碑文等事噫公自序所言後浪催前浪毋乃是乎公耽吟咏多識掌故茲所記南書房翰林事雖未極詳備然內廷故事足見一斑且聖人優待詞臣之恩可以銘誌勿磨在詞林典故中地位尤爲清切也爰書數百字歸之俾率而勿

西清筆記 阮序

失焉。館後學揚州阮元序于浙江節署。

自序

甲寅冬自九江還省城度歲入春雨雪匝旬燕居多暇賓客談次或有詢內廷故事者輒疏數條以對自念侍直三十載前輩零落殆盡茲存者僅余入直或又在後昔錢文敏尙書嘗慨然誦長江後浪催前浪之語信然顧余亦將老矣感沐聖慈得親禁近儒臣榮遇古無以加就所疏記編次成卷爲西清筆記他曰茅簷曝背以示子孫歐陽子所謂顧瞻玉堂如在天上者不啻過之如謂載筆以備掌故則吾豈敢乾

隆乙卯仲秋月下澣沈初

西清筆記卷第一

清 沈 初著

紀恩遇

乾隆丁亥十一月上命內廷諸臣舉翰林數人以進劉文正公于文襄公裘文達公王文莊公聯名奏今大司空彭雲湄宮保曹竹虛兩前輩大司農董蔗林同年與余四人翌日命入直懋勤殿十二月與彭大司空同日得日講起居注官一則

是冬命恭和御製喜雪詩戊子新正與三清茶聯句自後應制題咏及和韻詩率以爲常二則

戊子四月大考翰詹奉上諭曹文埴彭元瑞沈初董誥學問俱優因內廷有交辦事件不令考試未得與諸臣一體陞轉著加恩各加一級時奉詔在懋勤殿寫華嚴經用泥金書羊腦牋涉暑每日上輟進御西瓜十枚以賜三則

十二月十六日與彭大司空皆以編修遷侍講是日御門余以講官侍俟宣旨畢卽叩頭謝四則

己丑八月董大司農丁文恪公憂余聞本生母訃南歸命添今相國韓城王公少宰金聽濤前輩入直余於庚寅四月入都仍詔入直并蒙恩給俸五則

庚寅十月九日恭和御製雪詩結聯云帝勤民事嘉天貺優渥從知澤普臨翌日內侍傳上語詩中嘉字

未見敬事之誠。著改致字。小臣得承聖教。忭幸何已。六則

辛卯六月奉上諭裴曰修王杰彭元瑞沈初俱著在南書房行走時裴文達公因庚寅直隸捕蝗事出書房故復入直曹宮保金少宰已出試差董大司農未入都也未幾余奉命視學河南至濬河請訓回祖母病革承重南旋七則

甲午春服闋入都入直恩旨給俸余謝摺有仰渥澤之再叨詔精逾格顧微長之莫效食粟多慙十二月補官右春坊右庶子以候補侍講遽得遷擢洵異數也旋復充講官於中和殿侍班上視視版出將升輿呼余名因出班前跪輿已行卽隨旁趨上顧曰未爲滋味出何書余對干支之義漢人始爲解上曰後漢志中遍查無此文余對或出晉書上曰可卽檢查余隨入乾清門至懋勤殿檢晉書夾簽呈進後閱史記則知始自律書也八則

丙申夏余以詹事代閣學批本時奉旨補授禮部右侍郎批本卽余所書也至灤河謝恩上曰爾乃南巡所得士在內廷又素知爾未幾命爲四庫全書處總裁九則

丙申兩金川平定羣臣恭上詩冊一日召見問曰爾用何體對曰五言古詩散行序上曰爾善四六亦學古文乎對曰臣勉強習學上曰爾家鄉今有人工詩文如錢陳羣者乎對曰無之上曰仕籍中固盡知之矣或草茅中有人對曰亦無之上曰人才故不易得也上之留意人物如此十則

庚子上南巡余時在籍迎駕旣駐蹕杭州上製賜隨營諸臣及浙省大小吏食得句入杭州卽事成什葛

嶺瑪瑙寺四詩命內廷扈從臣工恭和詔余與焉梁文定相國遣人要至行在南齋公所忽忽成四什偕進十一則

辛亥上命續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二書以乾隆十年後所得書畫不欲多於前編之數因於欽定入書之外分賚皇子皇孫內廷臣工先是上已取石渠寶笈所藏畫軸五百分賚矣至是復有加計余前後所得共三十餘件是冬復以御筆書畫賜軍機處南書房諸臣余得御臨清和帖一軸十二則

壬子夏五扈從灤河六月上命回京諭曰汝在此不過得汝和詩而已今金士松已差主試浙江吏部辦事人少汝可即回暇時仍往懋勤殿編纂石渠寶笈旣回京八月命視學江西復至灤河謝恩上曰汝是好學政故仍令汝出去但汝係嘉興人一程卽到蘇州學政離家近非所宜也江西稍遠然亦大省前代人文盛著故令汝往余叩頭謝先是余任江蘇撫臣奏摺述余視學稱職硃批公論二字余回京召見屢稱好學政十三則

內廷臣工奉使在外每有賞賚亦及焉例專摺謝甲寅夏於謝賜御製筆誤識過墨刻摺批曰文佳而實小臣榮幸何極時適編集經進文稿卽恭識於序中十四則

甲寅冬江西撫臣循例奏余視學稱職硃批此人有何說時奏謝賜御製廓爾喀貢象馬詩墨刻批曰太工文矣十五則

紀典故

上每日臨幸之地。或詣神廟拈香、祭祀、筵宴諸典禮。及巡守駐蹕之所。逐日恭紀於冊。獻歲彙輯成書。爲內起居注。一則。

每歲立春日前。進春帖子詞。上先成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一首。內廷諸臣各五言絕句一首。七言絕句二首。黃摺紅裏。排次接書。立春在新年。則於小除日進。在舊年。則於立春前三日進。摺面書春帖子詞。四字頒賞筆墨。硃錠。五色絹箋。福字箋等件。上書房亦與頒賞。而不進帖子。二則。

除夕前一兩日。御書福字。賞王公大臣。南書房諸臣多得與。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展長几。列筆硯。諸臣以次進。上南向。拂箋執筆。一人進跪几旁。俟上書畢起。隨侍臣捧箋出。一人復進跪。筆工擘稷。作大筆。今無能者。上所用筆。猶是康熙間孫枝發家所造也。三則。

歲首重華宮茶宴聯句。先時上命題。御製句先成。諸臣排次連續成章。進呈至期茶宴。上卽席復得詩。臣工卽於席次恭和呈覽。頒賞如意畫軸。端硯。荷包等件。是日所賞名人畫軸。必有御製詩句題幘間。四則。端午節進書扇。頒賞葛紗羽扇。葵扇。香珠。香囊。曹扇。香藥等。至節日加賞小香囊。內廷每歲例賞三月芽茶。四月帽緯。冬則哈密瓜。葡萄乾。柿餅。石花魚。木瓜。石榴。廣柑。福橘。佛手。蜜羅。除夕荷包。貂皮手帕。加賞大小荷包。玻璃燈。新正。燕窩。元宵粉團。其特賞者。不在此例。五則。

凡初入南書房者。入冬賜貂褂。內廷臣工於冬至前始常服貂褂。惟元旦則易補褂。至元宵後則稀穿貂褂矣。六則。

懋勤殿列架書。自武英殿版諸書而外。可備檢查者。略備架首。列函。弆蔣衡書十三經。辛亥歲上命勒石於辟雍。凡臣工所呈進之書。皆存貯殿內。歷代法帖亦弆藏焉。七則

康熙間懋勤殿爲聖祖仁皇帝讀書之處。臣工無得入者。今惟每歲遇勾到之日。皇上臨御殿上。綠殿爲乾清宮西廂東向。義有取也。南書房諸臣向俟傳旨。直懋勤殿乃入。今則總以懋勤殿爲辦事之所矣。八則

上於乾清宮東昭仁殿。藏宋金元板書。明板之佳者。亦列焉。御筆題曰天祿琳琅。甲午歲命重輯天祿琳琅書目。略仿郡齋讀書志。而詳記收藏家姓名。圖識於上。宋金板用錦函。元板青絹函。明板褐色絹函。宋板書佳者甚多。金板惟貞觀政要一書。紙墨工好。視宋板之佳者。九則

內府所藏書畫。有石渠寶笈一書。涉二氏者另爲一書。曰祕殿珠林冊。卷軸分門記載。首恭紀三朝宸翰。皇上御筆。次歷代名家及臣工恭進者。乾隆十年以前。內廷諸臣之所編輯。自後四十餘年。收貯之件。辛亥歲上命選擇進呈。欽定爲二書。續編書成。御製序。猶以玩物爲戒。特申勤民之旨。以垂訓焉。十則

內廷有奉詔編纂宮史一書。不授剞劂。其宮苑一門。或有添造及增設。御書扁聯時爲脩輯。中備載宮中現行則例。首一門爲聖訓記。有聖祖仁皇帝諭旨。聞一老內侍言。崇禎末兵革擾亂。帝於宮中習學騎馬。左右扶掖以上。不數步即墜。內臣謂馬不任騎。命杖之。又移一假山石至午門。不能入。內臣奏石不肯進門。亦命杖而棄之。明代宦侍蔽惑人主如此。聖諭諄切言之。以申鑒焉。十一則

皇上御書之彙刊者。有敬勝齋法帖。欽定歷代名人書。有三希堂法帖。墨妙軒法帖。蘭亭八柱帖。重刊淳化閣帖。皆命內廷諸臣校刊。臣工所書。有張文敏天瓶齋帖。汪文端時晴齋帖。乃上擇所進御者。命工勒石。十二則。

內府所貯硯。自宋央宮瓦硯以後。歷代名人所藏石硯。澄泥硯。有款識者。及產之佳者。命諸臣摹寫硯式。并載題識。分類成冊。爲西清硯譜。上自爲製序。十三則。

上欽定墨法集要一書。繪爲長卷。命余逐節分書御題詩於卷首。入石渠寶笈。令工製墨。取舊所藏墨屑而入之。十四則。

內庫藏明代香牋甚多。今製尙沿其舊。亦宋人蠟牋遺意。而堅緻過之上。命造梅花玉版牋。仿澄心堂箋。雲龍牋諸種。尤勝。十五則。

內府所藏銅器。備載西清古鑑一書。甯壽宮落成。上命以成書後所得之件。選貯於內。命纂甯壽古鑑體例。視西清古鑑。而所貯不及十之二三。十六則。

圓明園南書房直廬。在宮門左。灤河直廬。在宮門右。爲朝退辦事之所。十七則。

南書房額設太監四名。以給入直諸臣使令。十八則。

紀文獻

劉文正相國不刻意爲詩。而舉止自佳。戊子進春帖子文。正首列第一章云。長奉無疆壽。頻歌大有年。南

雲依禹域。北極拱堯天。真有冠冕佩玉之風。一則

欽定淳化閣帖乃當時賜畢士安本重爲摹刻於王著標名敍次之誤者悉爲改正其旁釋文及每卷考證皆于文襄相國所書快雪堂帖卽涿州馮氏本鬻于閩中守臣得之以進中有木板三上命易以石加御題焉。二則

于相國晚年嘗言身後若得謚文襄方償一生志願同直皆熟聞之後梁文定相國擬謚時卽以文襄首擬上允焉劉文定相國嘗言裴公若死當謚文達後擬謚時文定已病猶力疾詣內閣定其謚以上三則欽定禮器圖一書成于王文莊公之手先是內廷三品以上皆穿紅衣彷彿前從臣之例公時爲侍郎以二三品官穿紅雨衣非定制不入于禮器圖說中卽自易青雨衣以爲式焉。四則

錢文端太傅年臻耄耋所進詩冊自繕行書極有風致庚寅入京祝嘏繪入九老圖賜遊香山作詩有鹿馴巖畔當童扶之句上深賞之御筆仿梁楷潑墨仙人繪圖以賜并賜人薦一斤曰令其多做些好詩也太傅在京仍日入直少司寇東麓前輩隨以入尙不須扶持少司寇詩律工整實爲濟美其先典試江南回省太傅旣啓程旋京有和太傅詩云樓頭煙雨人回夢江上芙蓉士怨秋人爭誦之。五則

裴文達尙書書法自成一家其瀟灑拔俗之致似不食人間煙火者上嘗評其似張樗寮嘗得張書華嚴經缺數冊令足成之。六則

劉文定相國四六文清壯奇博前無師承實自闢一庭戶作書方嚴瘦硬亦不猶人下直卽閉門卻軌兀

坐書室無爲往來。裴文達尙書下直，卽居聽事西軒，環設客座，戒闇人客至，卽引入坐，與偕飲食，迭起迎送，竟日無倦容。七則

董文恪尙書畫理精到，平視宋人，較趙松雪、黃鶴山樵，不啻過之。錢文敏尙書雖師之而好爲黃子久一派，其氣象雄邁，固自另出一頭地。文恪于暮年眼昏眊，不能作中年所作，皆供內府，故外間真蹟絕少。今蕉林大司農於圓明園灤河南齋直所見，壁間所張橫幅，乃文恪遺墨，皆易以己作，取歸寶藏之。八則

每歲除賞福字。王文莊公直南書房最早，而生平一出視學外，未嘗離直所，故所得福字較多。丙申新正，集福字二十四列懸於堂中，名其堂爲二十四福堂。共訝公將來未可量，何限以數？是年春盡，卽去世，猶未及六十初度之辰，若預知之也。賞自言：「前生爲杭州一老僧，猶能記其處。」九則

裴文達尙書賞言：「張南華前輩真天才，或試之，命題限韻，應聲成章，不俟七步。一時數十章可立就。今所流傳詩畫，氣韻絕高，自有仙骨。」十則

前輩書學擅名而又勤進不懈者，無如汪文端尙書。今內府所藏小楷成冊者數十，而時齋少司農家藏者，尙多張文敏尙書嗜飲，有醉中作書極得意者，內府所藏臨爭坐帖，自題謂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上甚賞之。十一則

錢文敏尙書詩宗少陵，書規蘇文忠，畫法黃子久，真能好古勤學。辛卯歲，余過常州，泊艤舟亭，公每夕來過，劇談中夜。時病已亟，猶意氣飛動，如常時。先是在京師，以右手無名指有贅肉，時憎之，蓋作贅執管爲

所抵觸。日久爲贅耳。一日有湖廣明經王孫曾能祝由科。以禁法削平之。夜半痛甚。清晨有號李仙人者。叩門。博以藥。李索善公。謂其輕信庸醫。致大病。自後消渴作。逾年竟不起。李仙人者。四川人。不言名字。善養生。有道術。浙江延江西張真人禱雨不應。李登壇坐少時。雨卽下。浙人異之。呼爲仙。尙書時視學於浙。因識之。旣來京師。適張真人奉勅禱雨。又不得。尙書因見上言李事。上命蹤跡得之。遂令祈雨。果驗。上欲賞之。李言世外人無所須。乃賜硃沙一盒。尙書歿。公子中惡。引佩刀自刺其腹。幾殆。李將歸治數月。竟愈。

李自言九十餘歲。壯健若四十許人。後數年亦卒。十二則

梁文定相國於唐人楷法真有得力。在直廬稍暇。卽展臨法帖。一日臨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後書余欵。

余卽索而藏之。十三則

陳楓崖光祿。初以孝廉入懋勤殿。編校西清古鑑。其博古多識。世咸推之。工篆籀八分書。後歷官至光祿卿。上諭同南書房翰林行走。十四則

嵇文恭相國直南書房。歷官至大宗伯。以終養歸。後服闋。任河督。復以大宗伯召。至京日。適傅文忠相國奉旨督師緬甸。相國見上。言未合。指喻左遷副都御史。出南書房。自後屢遷至大學士。終不復入。十五則彭芝庭尙書於京察予致仕。南書房臣工向未有也。庚寅來京祝嘏。語余曰。回家不起。早能健飯。皆出恩賜。是年詔繪入九老圖。癸卯見於蘇州。神明未衰。猶誦余少時所贈一門史學。傳金匱千古詩情滿石湖之句。十六則

寶東皋御史大夫始由翰林入直南書房庚寅爲京兆尹以屬邑捕蝗不力未効罷官出書房旋起至列卿不復入然上知其能文任浙江學政時上有新製寄令閱看亦異數也十七則

余官侍講時錢文敏尙書於余扇頭以泥金畫竹于文襄相國題詩于右云愛此凌風篠含毫異墨蘂捐雲枝燦爛篩月影模糊蘭臭言相契鸞和韻不殊笑他蘇玉局新樣費研朱相國詩不多作而作必工緻此其一時得意所書余至今寶之十八則

西清筆記卷第一

紀職志

上曰所著詩文殊字稿發下謄清送覽經更定後將謄清片發謄於冊于文襄相國受其事後則梁文定相國今則韓城相國承之一則

上於朔望及佛誕曰必書心經每冊發下以泥金字題籤及函籤書御筆心經四字注年月於下今已千餘函矣心經咒語經章嘉胡土克圖改譯爲答達鴉二字合音塔阿噶得噶得巴阿喇二字合音噶得巴阿喇合音桑噶得玻隄娑訶二則

每歲臘月製椒屏歲祝椒屏攢綵結椒施於素絹爲人物器具花草一屏擬吉語四字爲題又作四言八句頌署名題其上歲祝擬五言對句交如意館畫五色絹每一聯或山水或界畫花鳥相對與句語相合畫成書五言對句於上不署名三則

凡遇大典恭進詩冊各衙門分函彙進上命內廷諸臣擇其佳者呈覽弆藏齋宮東廊上於齋宿時備乙覽惟內廷諸臣另爲一函呈進四則

御用銅玉凍石印章皆貯懋勤殿有寶藪一冊每遇御筆書畫發下用寶諸臣擇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五則

御製題畫詩必書于幀間。有命臣工題詠者各錄於左右及下方標綾。弆藏古器檀匣則上鐫御製詩。臣工題詠鐫於四方玉器則鐫御製詩於玉六則。

上命審定名人書畫及考訂故事奏片不署名筆誤黏紙於上改之其書畫命爲題識者南書房諸臣聯名署於後印章用寫字之人姓名凡序跋皆如之年時金書華嚴經諸臣聯名序其文則彭大司空所撰大司空筆翰爲上所賞自此序始七則。

上命審定書畫分一二等呈覽一等弆藏二等以備陳設銅器亦如之銅器有下者不入選八則
發書冊頁手卷等件俱臨法帖後欵臣某敬臨扇子或諭令臨帖亦如之或恭錄御製詩亦可九則
命書對聯必恭集御製詩句惟年前書紅紙春聯則撰吉語橫披條幅多臨帖十則

上書神廟扁聯及賞賚臣工向係于文襄公擬上一扁一聯必擬二以俟審裁今則董大司農承之十一則

南書房擬考試繙譯題約三百餘字題如策問而略爲敷衍不多引故實每人擬三四題黃籤束之各署名其上以進閱時用將竟復擬呈十二則

浙江省供御之筆有名小紫穎者上所常用中疎易散第用其鋒書少時輒易之乃可有名經天緯地者一管中藏四筆尙可用微嫌其鋒短少滯其餘雖飾觀而未適於用十三則

寫泥金字不可用毫筆於前門筆鋪中市其最下者董香光所謂三文錢雞毛筆今則須五六文矣泥金

寫於羊腦箋上更非此不可緣受金多能徐下令金色平滿軟滑順手年時寫華嚴經始用毫筆繼易水筆最後得此筆凡三易而後始得焉十四則

羊腦箋以宣德磁青紙爲之以羊腦和頂煙墨窖藏久之取以塗紙研光成箋墨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十五則

涇縣所進仿宣紙以供內廷諸臣所用匠人略加礮若礮多則澁滯難用又每紙三層折而礮之其正面滑潤中一層不中書十六則

書畫記其卷幅縱橫之數必用尺銅器量其圍徑則用軟尺以絹爲之識以尺寸竟丈皆可展之以便施於圓圓凹凸之處十七則

聞古銅器一件可分造爲數器各有真青綠在上雖識者不能指爲贗也余一日見外所進宋磁碗偶持之覺著手處微軟匠人言此處係修補不可持恐致脫細視磁色青潤無少異亦了無痕迹工匠之巧如此若銅器自更易爲矣十八則

乾清宮院內御駕經過東則上書房西則紅本處奏事處諸臣皆出站班惟南書房向不與站班十九則南書房奏事請安之摺但書臣某不列官銜卽出視學亦不列學政銜上在灤河南書房與上書房兩處聯名遞請安摺凡巡幸皆如之俱不書銜二十則

新正重華宮聯句先期南書房進綠頭籤上列諸臣銜名軍機大臣爲一東上書房爲一東南書房爲一

東外廷大學士尙書左都御史侍郎爲一束。上命纂四庫全書時在館總纂總校諸臣亦爲一束。候上擇定近常派二十八人。或有奉特派在名籤外者。督撫入覲時與恩宴。宴日上御重華宮其左廂爲羣臣入宴觀劇之所。小三間不多容人。大約派入宴者二十人。餘八人與聯句而不入宴。不入宴諸臣恭和御製卽席成什之詩交南書房彙進。凡遇經筵賜茶諸臣恭和御製及一切應制之作皆彙交南書房以進。二十一則

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忒所譯。而此土重譯之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爲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上命以滿洲字、蒙古字、漢字、唐古忒字四體書於羊腦箋。以付西土流傳。時余奉勅寫漢字。二十二則

諸臣趨直各佩表於帶。以驗晷刻。于文襄相國於上晚膳前應交奏片。必置表硯側視以起草。慮遲誤也。交泰殿大鐘。宮中咸以爲準。殿三間東間設刻漏一座。幾滿須日運水貯斛。今久不用。西間鐘一座。高大如之。躡梯而上。啓鑰上弦。一月後再啓之。積數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乾清門外。文襄每聞午正鐘必呼同直曰。表可上弦矣。二十三則

紀名蹟

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蹟紙黃微黝堅緻潤澤墨色深透。自是千百年以上物。上每遇冬雪時必取展玩題識。數語蠅頭密行已滿一冊。前繪御容爲寶笈中弁冕。一則

二十八宿真形圖前人以爲張僧繇所作又謂閻立本者近之余嘗於江南見閣畫歷代帝王圖卷其氣韻深厚正與此同冊中列宿缺者前人已載之上命丁觀鵬補繪一望知爲近時能手蓋其沉着處不能摹仿也二則

顏魯公自書告身有兩本今並刊於三希堂帖中究未知孰爲真鼎明代爭坐帖猶在人間今惟有雙鉤硬黃本三則

唐人書蘭亭修禊詩前人定爲柳諫議所書猶靈飛經董文敏定爲鍾紹京書也然靈飛經結構精嚴其深入處雄健轉折處靈快墨色濃淡中筆勢具在非唐中葉以後人所可及今刊本俱失其真矣經在海寧陳氏家析產時分爲三余所見者乃第一段延津之合未知何時也四則

董源龍宿郊民圖軸端有董文敏題識山水大幅而人物極小中有兩舟連接數十人排立其中聯袂若舉者首一人持小紅旗向傳龍宿郊民之義於畫多有未協御製詩定爲繪郊民禱雨之事龍見而雩故曰龍宿卓論千古不易矣張擇端清明易簡圖沈歸愚宗伯以爲卽嚴分宜所購之本然此本書畫譜中具載是清明上河圖非清明易簡圖也易簡二字亦費解卷中人物舟車廬舍似較上河圖他本爲稍簡耳五則

李龍眠諸卷中以三馬圖爲最上清高深穩真爲傳神三昧其用筆竟如一筆書非畫工所能到也蘇文忠三馬圖贊卽書其後亦蘇帖中最佳者六則

林和靖二札。卽文待詔刻之停雲帖中者。上命以蘇文忠題林詩帖合弃之。御製用蘇韻。先後各題數章。又命臣工賡和。書於冊後。七則。

米南宮蜀素帖卷。素絹、烏絲欄。甚精雅。墨色鮮潤如新。南宮真蹟中。自當以此爲第一。八則。
馬和之畫毛詩圖。邶、鄭、齊、陳、豳、風、小雅、鹿鳴、南有嘉魚、鴻雁、節南山諸什。周頌清廟、閔予小子兩什。魯頌商頌。凡十三卷。上鑒定後。各爲題識。建學詩堂弆藏而記之。其畫筆意精細。古肅中復見流動飄逸。明人仿者遠不逮也。宋高孝兩朝書亦工整。嘗見經義考中所載。尙有未入內府者。而此十三卷。又多朱竹垞檢討所未見。則知世所流傳者當不少耳。九則。

北宋院本畫。用筆工緻。傅色明麗。規模神氣逼似唐人。今所傳周昉人物、趙昌花鳥。其佳者大率皆院本。
十則。

張樗寮詩帖。卽三希堂帖所刊者。綠色蠟牋。字愈加潤。其詩有人到心間飲水甜之句。余甚愛之。屬石執如殿撰鐫一小印。十一則。

古人自書名有似花押。而實省筆爲之。宋人尺牘中。竟有不能辨其字者。十二則。

趙文敏小楷二十四章經。已極妙。更有法華經全部。冊高不及寸。縱二寸餘。橫一寸餘。字大如粟。紙薄而堅。前後一筆不苟。工力如此。洵神技也。十三則。

日下舊聞所載。廉希憲飲趙文敏於萬柳堂。名妓解語花者。趙贈以詞。卽歌以侑酒。文敏圖其景絕妙。樹

木森秀氣象閒遠。堂中主賓坐對。妓奉觴侍人僅寸許。而盡態極妍。具見名士風流之致。十四則。

上最賞黃子久富春山居圖。每展閱。卽題數語。細字綴於卷中空處幾滿。余嘗於初冬過富春。青山白雲。碧江紅樹。深秀之景。間遠之致。延綿無盡。歎天生畫本。以供名流揮灑也。十五則。

沈啓南文徵仲合卷煙江疊嶂圖。乃兩人前後所作。自記甚詳。各出手眼經營而成。較尋常筆墨更勝。國朝惲南田王石谷多合作山水。亦最佳。世所傳南田山水絕少。卽有亦僞作者。石谷真蹟甚多。然須觀其得意之作。則視趙文敏黃鶴山樵輩。竟可比肩。外間亦不多得。十六則。

明人沿文家畫法者。狃於東南。數見不鮮。人皆易之。董文敏一變其習。氣韻固佳。細實處少學之者。尤淺率無足觀。崔子忠雖嘗遊文敏之門。然結構工細。秀逸之致。出自天成。非規撫文敏者。十七則。

丁南羽畫佛象。元明以來。無出其右者。余里居時。聞城西一小庵藏十八應真像四軸。爲南羽真蹟。購得之以進。觀其筆力。果可謂瘦硬通神。又南羽畫中之上乘也。十八則。

內府所藏明人畫扇。重裝面骨。其一面新者。命臣工書。臣工亦以舊畫扇進。余進扇中有一柄。並未重裝。乃櫻竹細骨。極密。而扇甚長。金箋面完好如未開摺者。文待詔畫設色蘭花一枝。用筆極細。鮮明秀潤。如甫脫手。欵字小楷工緻。非苟作者。十九則。

宋刻絲畫有絕佳者。全不失筆意。余嘗得萱花一軸。以進。花光石色黯而愈鮮。位置之雅。定出名手。後見有明季人畫。而刻絲者。其原畫亦在。取以相較。樹石層次筆意相同。而傅色鮮妍。刻絲反勝。近來吳中工

匠亦有能者。二十則。

天祿琳琅所藏宋版漢書。卽歷趙文敏、王弇州所藏本也。前有文敏小像一葉。首戴黑圓帽。四周有邊。如今伶人所呼大帽。二十一則。

紀庶品

龍井新茶。向以穀雨前爲貴。今則於清明節前采者入貢爲頭綱。頒賜時人得少許。細僅如芒。淪之微有香。而不能辨其味也。一則。

上製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淪茶。有詩紀之。茶宴日卽賜此茶。茶碗亦摹御製詩於上。宴畢。諸臣懷之。以歸。二則。

宮醞以供筵宴者。味甘。以奉祭祀者。味冽。冽者云以粟造餽餘。拜賜外間罕知其味。三則。

桃產於香山者。味如肅寧所產。而實差小。甘膏沁齒。經宿卽壞。拜賜時必飽食也。四則。

綠葡萄卽回部所稱奇石蜜食。無核。必分根移植。大兵平定回部後。取以植於香山。結實甘脆過馬乳。移至城。卽不實。回部三果。嘗荷頒賜。梨視永平所產之玻璃尤小。木瓜大如拇指。甚香。云可食也。五則。

閩中荔枝入貢。植本於桶。至京始熟。然一本僅存二三枚。上賜侍臣。得一爲幸。其味遜在閩中遠甚。余昔在閩見荔枝素心蘭花。督撫分年輪辦。如今年督臣進荔枝。則撫臣進蘭花。明歲互易之。署中羅列數百桶。至時擇其本大實繁者數十以進。載閩中水隨之。日以溉。福建省城外二百里水路爲水口。荔枝過水

口必在結子後。如未結時過，則不結。未花時過，則并無花矣。過水口，即無荔枝樹。在閩福嘗荔枝。昔所謂陳家紫者，晚而大，無甚佳。漳州有綠荷包味，爲最勝。苞綠微紫，異於他種。舊譜所未載。過於仙遊之狀元紅。六則

哈蜜瓜，第一次所進頒賜者最佳。然貢瓜皆不取其熟者，道遠，熟則易敗。食瓜乾，始知此瓜之甘美矣。七則

江南太湖縣歲饉，於山中得黑米。不知何年代，窖藏地中者，綿延數山趾，不可勝計。全活窮民無算。大吏入告，并以米進。上作詩紀其事，函少許藏之。米中邊純黑而不朽腐，猶有味。婺源戴秀才冕家嘗於圃中治地，亦得黑米數石，云以治隔症，無不效者。八則

葫蘆器，康熙間始爲之。瓶盤杯碗之屬，無所不有。陽文花鳥、山水題字，俱極清朗，不假人力。其法於葫蘆生後，造器模包其外，漸長漸滿，遂成器形。然數千百中，僅成一二完好者，最難得。嘗見一方硯匣，工緻平整，承蓋處四面脗合，良工所製，獨遜其能。八則

余嘗進一舊竹筆筒，圍僅四寸許，扁而旁削如梭。非經造作，上刻小景，亦工雅。上題詩鐫於上方。十則

菊有自伊犁來者，開時最早。一日至懋勤殿見之，因爲賦詩。時八月初旬也。十一則

內府一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手執管於盤中，割沙作天下太平字。鐘響寂，則書竟矣。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闔。至交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啓扉，轉身

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閻屏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面紛衣縉前置洋琴啓銅人鑰則兩手起執捶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合節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捶於琴兩手下垂矣又製飛雀呼噪逼真西洋工匠之巧如此十二則

和闐玉自平定西域以來輦致不可勝計其最大者上命製玉甕鏤以雲龍較金時玉甕大又倍之既成新正聯句卽以爲題并鐫詩於甕十三則

痕都斯坦玉盤椀其薄如紙而製甚佳規矩凹凸通體毫髮不差雕鏤之處俱極工整非中國匠人所能玉色青者多因質薄亦增其瑩潔耳十四則

近來江南所製雕漆器竟與明宣德間所傳無少異有椀內鎔金爲胎嘗荷頒賜尤前所未見十五則

懋勤殿向設一大鏡屏歲值銅價涌貴上命撤以付錢局鼓鑄時始禁止琺瑯作坊內府琺瑯器亦有付錢局者十六則

裘文達尙書嘗以西清古鑑銅器百餘件肖其形式并青綠款識一切摹仿付景德鎮造磁器旣成擇十餘件以進又摹御筆製磁炕屏亦甚佳云造炕屏最難入窯百十纔得一二成者蓋火所炎蒸長則難平又有雖平而微有損者亦無用也十七則

新正江南進挂屏多橫幅陳設諸器嵌銅磁玉石片肖其半面器中染象牙爲枝玉石爲花葉或以玉石爲果實染象牙爲小花炮雜玩器之類插細珠串爲屨勝於瓶劇有巧思上命刻御製春帖子於上方十

八則

嘗見象牙浮屠高數寸。圍寸餘。雕鏤工細。窗欄簷鐸。層層周密。內設佛像。面面端整。細處幾不可辨。以顯微鏡燭之。稱爲鬼工所作。十九則。

寶笈所藏手卷。嘗啓匣。見有小簾卷之者。細滑微黃。云是蝦鬚簾。能辟蛀。二十則。

嘗見外所進白貂鼠皮。潔白潤澤可愛。云九白貢之一也。每識而藏之。二十一則。
安息雀卵。一胡土克圖所進。徑約八九寸。有細點微黝。藏於乾清宮。余爲題匣籤記。余家向亦有之。竅其一端。以當花插。特未知其所自出耳。二十二則。

朝鮮貢筆。飾管甚工。而穎嶺不適用墨。堅試之甚黑。紙以染色者摺爲手啓。并函封式甚狹而長。上嘗以頒賜其進煙筒。曰煙杯。二十三則。

安南所進絹布。皆極細。扇亦輕小。便於攜握。竹骨瑩淨。面之下方。紙有少花紋。甚雅。嘗以頒賜。二十四則。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憶書一

清江都焦循撰

楊鑄字怡齋昭武將軍孫以廩膳生襲世職官古北口總兵聖祖以其嘗習文命誦大學鑄誦至半偶忘之奏曰臣數年理軍務致疎舊業上曰朕一日萬幾尙不忘乃自首服誦至末鑄叩頭曰皇上天縱豈小臣所能及上又問能詩否對曰尙能因賦詩一章而退嘉慶戊辰秋楊竹廬都尉招於誦芬莊看桂偶述此事都尉爲怡齋曾孫

近世論書以周、劉、梁、王並稱然劉文清公非三家能匹周山茨觀察王夢樓太守當並稱周王、梁文山獻規撫李北海而不能自變又出周王下矣吾師英大冢宰以劉文清公書與成親王書並刻可稱盛朝二妙文清雜臨衆家而各授以評皆極精簡韻逸有錄周禮大司樂大司徒兩篇而跋之云尙書周官乃僞書耳辨古今文者詳矣周禮非作僞者所能泥其迹固不可行師其意則誠可法但不能通曉處時代爲之強解則惑矣僅五十二字爲經生所不能道尙書周官僞周禮不僞尤足以平衆儒之論泥其迹不可行師其意誠可法真宰相語也英大冢宰跋云諸城劉文清公由乾隆辛未會試迴避卷成進士卷卽先伯父文恭公所閱進特賞之嗣與先文莊公同直內廷有年相友善余壬子癸丑鄉會試皆出公門執經請業者又十三年若子弟然以故父子夫婦間得公所惠翰墨甚夥謹選工排次刊成四冊公名跡流傳

徧海內何有於此刻。聊志一家淵源之厚云耳。嘉慶乙亥仲夏月。英和識。

成親王書化度寺碑跋云。嘉慶乙亥春。吏部尙書英公以所衷輯唐化度寺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全文。屬余書冊。所注吳本則南海吳榮光荷屋氏藏本。今歸余矣。榮府本則余昔得諸商邱陳崇本伯恭氏。後以畀三姪。榮郡王今春王薨。謚榮恪矣。其餘注本之流傳。及諸本字數之多寡。詳見尙書記中。夏六月十三日。成親王並識。英大冢宰記云。歐陽率更書。以化度寺碑爲最佳。而難得善本。歲戊辰。前侍御南海吳荷屋出顧氏玉泓館所藏宋慶歷間范氏書樓原石拓本見示。豐腴悅澤。絲裏裹鍼。凡得六百八字。爲平生僅見。時方搜輯唐文。据以著錄。復借翁覃溪先生四百六字宋拓本。洪鈴菴脩撰二百六十字宋拓本。成邸九百三十字宋翻本。趙謙士少農八百八十二字宋翻本。與及門孫平叔、徐星伯兩編修互相證校。以吳本爲主。闕者補以成邸本。又以三本參補之。平叔手錄成冊。具注諸本於下。首行十二字。銜名十五字。俱不缺。文存一千十六字。闕四十二字。其中有可意會得之者。皆不敢增益。存其真也。乙亥春。取平叔所錄底本。求成邸重書一通。摹勒上石。以公同好。並識其緣起如此。首行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吳次行右。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吳三行以下。蓋聞人靈吳之榮府。貴天象攸憑。稟仁義之和。感山川之秀。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研其慮者百端。宗其道者三教。殊源異軫。類聚羣分。或博而吳無翁功。勞而寡要。文勝則史。禮煩斯讚。或控鶴乘鸞。有繁風之諭。浪霞御氣。致捕影之譏。至於察吳報應之榮府。方窮死生之變。大慈□蓮。宏濟羣品。極衆妙而爲言。冠元宗以立德。其唯真如吳之設榮府教焉。若夫性

與天道契協神交。貽照靈心。澄神禪觀。則有化度寺僧邕禪師者矣。吳禪榮府師俗姓郭氏。太原介吳休人。榮府有周氏積德累功。慶流長世。分星判野。大啓藩維。蔡伯喈云。號者。郭也。號叔。乃文吳王所榮府咨。吳郭榮府。秦則人倫攸屬。聖賢遺烈。奕葉其昌。祖憲。荊州刺史。早擅風猷。父韶。博陵太守。深明典禮。禪師含靈福地。擢秀華宗。爰自弱齡。神識沈靜。率由至道。冥符上德。因戲成塔。發自髫年。仁心救蟻。始於卯歲。世傳儒業。門多貴仕。時方小學。齒胄上庠。始自趨庭。便觀入室。精勤不倦。聰敏絕倫。博覽羣吳書。尤明老易。然榮府雅有志尚。高吳邁榮府俗情。時遊僧寺。伏膺釋典。風鑒竦脣。豁然開悟。聞法海吳之微妙。毛髮同喜。榮府瞻滿月之圖像。吳身榮府心俱淨。于吳是榮府鎔銖軒冕。糟粕邱墳。年十有三。遠吳親入道於鄴西榮府雲門寺。依止稠禪師。稠吳公榮府禪。吳慧通榮府。戒行勤苦。道標方外。聲溢吳區。中觀暗投。欣然榮府驚異。卽授受禪法。數吳日便榮府詣幽深。吳稠公榮府嘗撫禪師而謂諸門徒曰。五吳亭。論○念盡在此矣。頭榮府陁闌若。畢志忘疲。仍吳來榮府往趙林。吳慮山趙中榮府栖托遊處。後屬周武平齊。像吳往第林慮。入白榮府鹿深山。避時削跡。藏聲戢吳曜。枕石漱流。巖之下。榮府葺茅成室。蘿裳吳薜。帶榮府。唯第糞榮府。之第衣餌榮府。朮餐松嘗無麻麥之吳飯。三徑斯絕。百榮府。爲羣猛鷙毒蟹吳之徒。潛形榮府匿第影。白鹿青鸞榮府之輩。效祉呈祥。每梵音展吳禮。焚香讀榮府。○○○奇禽異獸攢集。庭宇俱絕。吳倚畢來俛伏。貌榮府如恭敬。心疑聽受。及開皇吳之初。宏釋教。榮府於時有魏州信行禪師。吳明佛性。大轉法榮府輪。實命世之異人。爲元門吳之益榮府。以第道隱榮府。之辰。

習當根之業。知禪吳師遯世幽居。遣人告榮府曰。脩道立行。宜以濟度吳爲先。□善其身。非榮府所聞也。宜盡宏益之方。吳昭示流俗。禪師乃榮府出山。吳與信行榮府禪趙□□修苦行。吳開皇九年。信行禪榮府。被勅徵召。乃相隨吳入京。京師道俗。莫不遵榮府奉。吳信行禪榮府□□之翁□□持徒衆。以貞榮府觀五年。吳十一月十榮府六日洪終於化度寺。春秋八十有九。聖上崇敬□□。贈帛榮府追洪福。卽榮府以趙其月廿二榮府日。奉送吳靈塔。翁於終南山下。鵠鳴堦。禪師之榮府遺令吳也。徒衆榮府□收翁其舍利。起塔於榮府。信行禪師吳靈榮府塔。洪之翁左。禪師風範凝正。行業精勤。十二榮府部吳經。嘗甘露榮府而翁俱盡。五百具戒。凌榮府嚴洪霜而未彫。榮府雖翁託跡禪林。避心定水。涉無爲榮府之境。絕有待吳之累。榮府□寓洪形巖穴。高步京華。榮府常洪卑辭屈己。吳體道藏器。未若道安之遊樊沔。榮府對鑿吳齒。而自伐彌天。慧遠之在廬山。折桓榮府元之致洪。敬人主及遷吳神淨土。委質阨林。四部奔馳。十方號慕。豈止寢歌輶相。榮府捨趙佩捐珠。榮府而吳已式昭洪景行。乃述吳銘云。榮府繇邈神理。希洪夷法性。自吳有成空。從凡入聖。於昭大士遊□□正德潤慈雲。心懸飛鏡。榮府□蒙悟道。洪捨俗歸真。累吳明成照。積智爲津。行識非想。禪□□觀盡三昧。情銷六塵。榮府結趙構翁窮巖。留洪連齒谷。靈吳應無像。神行匪速。敦彼開導。去茲榮府□□絕翁有憑。羣生仰福。風火榮府□妄洪泡電同奔。達人忘吳已。真宅斯存。刹榮府那趙□□。洛域□□□□□樂。永謝重晷。榮府

程易田先生臨董思翁王氏御書樓記卷子。自跋云。此卷真跡。吾友方仰松所藏者。皆以爲贋本。惟方密

翁謂的真無疑爲之跋尾乾隆癸卯余客江夏仰松亦來作楚遊出此見示與方晞原同觀於漢皋寓齋余謂是思翁得意書晞原亦以爲然余跋之曰運之以神故筆近率愈率愈神出之以真故貌似陋愈陋愈真佳處多意到筆不到此則意或不必到而筆無不到也題竟攜以渡江歸江夏寓中反復把玩輒意臨之此其三也九月六日朝食後瑤田臨又跋云臨書之明年歲在甲辰三月十日應南宮試第一場出得家書大兒子培年四十一於正月二十五日始生一子喜而名之曰錫用適此卷在案頭因寄與之又云錫用爲培兒之長子於余諸孫行則第三今年五月朔又生第四孫爲壑兒之次子行二者則茗兒之長子也四孫雁行之曰錫露錫才錫用錫官八月二十五日余六十生日宿房山之雲居寺寺僧爲稻米飯梁米粥佐以野蔌食之同遊者老友汪依堂友弟汪育民又云錫用生時以此卷付之於今十八年矣嘉慶六年六月十七日午時錫用生子名之曰汝成蓋余第四曾孫也長曾孫汝興生於己未歲五月初一日丑時第二曾孫汝諧生於庚申歲七月二十一日午時其時十月初七日寅時則第三曾孫汝爲生也汝興汝爲皆錫卣子汝諧錫才子也喜而有感係以五詩第一首云劃然辨喻須令早第一先教降利魔自注云今人發蒙惟以科第期之不教之喻義而令喻利師道不振官法衰微久矣魔之言迷無人不迷良可慨也第二首云莫匪其人鑒車覆人其匪是救時方自注云時有匪警余以爲匪始皆人匪其人由官邪也宰官賢則人其匪矣時年七十七

易田先生又臨思翁王氏御書樓記真本跋云汪仿亭藏此卷墨蹟蓋王氏御書樓記之正書也方仰松

所藏者乃其作是記初成時之稿書仰松之來漢皋假榻於仿亭客齋兩卷得合觀真奇逢也。仰松旣歸余於十月五日亦將北往山右與仿亭敍別因假臨一通又云董公來仲樓帖中亦刻是記乃楷書也。三本有一二異同處兩墨蹟作密若同室來仲樓本作同堂橐書及來仲樓作時唯文肅正書本作時微文肅一則室字是一則微字是也。於臨正書之明日得見來仲樓帖故又并記之於此。

隱居通議三十卷宋末南豐劉壎起潛氏撰十三世孫冠寰輯十四世孫凝訂十九世孫斌核刻斌今爲浙江藩司宦蹟不愧祖風書分理學詩文經史禮樂造化地理鬼神卷末雜錄折獄龜鑑等書又附宋同年小錄辛酉余在浙值此書刻成。

馬登華字瑤楓善八分書余乙巳丁內外艱喪事中所用瑤楓書甚多丁巳瑤楓丁艱余以二絕句唁之云北馬南船兩鬢秋幾年湖海寄窮愁如何知己無多輩大半傷心死病憂林下清風嗣昔賢表揚知自有名篇不堪相對西風夜血淚遙酬十二年。

江習隅所藏黃庭經後跋云右軍書黃庭有飛仙之致真跡淪於五季惟臨本入宋鐫矣隨唐人皆從真跡臨摹去右軍才一間故宋刻爲足寶也此卷筆致如凌空鐵笛吹過洞庭永和妙卽在是又何論隨唐臨手尙有一間也辛亥十月山陰潘甯爲墨癡題又西嶽華山亭碑跋云華山西嶽廟漢隸三碑皆光和二年立聞漫滅久矣昔曹秋岳先生於戚畹家見郭香察書本稱爲至寶今余疊見樊君本又豈在郭香下邪歐陽公言此碑乃卽時所立立之遽者爲文必率宜乎有云河南南河者不分郡邑而疊言之也隸

釋載全文。此闕若干字。并爲虞泉錄文。備攷訂焉。辛亥歲六月二日。平野居士潘甯識。甯於金石之學最核。客邗上。嘗主江氏。故習隅所藏。多其手跋也。

宋僧寫法華經全部。皆用藏經紙。每卷後署云。大中祥符寺賢聖藏院釋迦遺教。比邱其正。發心刺血寫此妙法華經一部。奉答四恩三有者。時熙甯三年庚戌歲十月望日題。

憶書一一

安定書院一老卒乾隆庚子余初入肄業卒尙在每日灑掃庭院年九十餘矣自云梁文莊公未第時居書院中嘗如廁短牆外有大首人向之笑叱之不去如廁畢隨之魁星樓下沒後江秋史中榜眼大首人亦出

楊總廳廷璧言韓生者善制馬隸江甯督標號之曰閻王有馬蹄齧人莫敢近以授韓韓睨嬉曰是馬外彊者也左手束其籜馬嘶旋轉於身四周韓釋手馬躍而起隨勢飛上其背適有馳馬者債於前觀者囂謾韓方啞烟筒口中去債者十餘步以手回撥其轡若倒墜者馬四蹄伏不動復大吼鞭之馬騰十丈越債者而逸焉自是江甯標馳馬者咸推韓生爲第一

邵伯鎮城隍神最靈顯某男子素不孝其母一日偶疾曰城隍召我乃趨至廟匍匐自服罪鄰嫗隨之亦跪曰神令我掌之遂批其頰數十忽起行至糞竈索椀舀食之曰神罰我也此乾隆戊申年事

乾隆庚戌四月間儀徵大風東門外船舵吹入城縣署前擊殺一老人其傳此人爲訟師適又以唆訟至縣前也

辛亥正月十五日早晨大雷午後大雪

鍊筆錄之術相傳以前輩能文者一人爲主齋戒持符祝四十九日其鬼即來附於腕下甘泉朱生嘗爲

之於古寺中。久之言語舉動皆異。蓋形是而人非矣。其家求張天師禳之。天師曰。此鬼奪人舍。比他罪爲大。乃焚炭火一盆。書符數日。用手從朱背上撮之。擲火中作聲。朱遂昏臥。醫治百日方痊。書此以爲學者戒。張甲老訟師也。嘗爲校官。以代人作詞訟。罷官仍歸。而佐訟其子庠生也。素賢而文。自遠方持雨蓋歸。行至水塘邊。見一孺子陷水中。水僅沒膝。孺子呼救。張之子憐其將沒也。植蓋水中。脫屣入水。救孺子上。張之子轉陷於水。竟死淺水中。甘泉代書陶昭亭。見有佐人訟者。每述此事戒之。

舒城張姓者。富賈也。有妻。蓄一妾於別室。賈死。妾所臨終。謂妾曰。汝嫁則已。不嫁。吾有間田五百畝。當遺筆給汝。妾泣涕自誓。不肯嫁。賈度其心堅。如所許。載筆而卒。妾攜其所書。詣大婦。訴其心志。與大婦共處。事之甚謹。大婦甚愛之。先是大婦有弟某甲。賈託以家事。甲故無賴。手有資糧。費用不可止。其姊惡之。乃奪弟之柄。以與妾。甲銜之入骨。縣令周某。懦儒也。凡政事多聽其弟之謀。邑人不知有縣主。惟知有縣主之弟。共目之曰周三太爺。甲旣憤不能平。謀諸周。乘姊不在。假姊名告妾之姦。周立差拘訊之。五木之慘。誣鍊其罪。發官媒賣。皐役豔妾之色。私賂媒媼。謀通之。妾堅拒不可。役大恚。謀之馬兵周某。周某者。其兄爲守備。邑人亦稱爲周三太爺。素淫虐不法。役以妾之色動之。周心動。與乙謀。至夜往脅之。妾之弟賤丈夫也。遠歸。聞姊冤繫。詣媒處探之。適聞周三太爺至。避諸覆壁中。聞壁外淫謔之語。不可耐。久之寂然。出視之。姊已縊死。明日媒媼以縊報縣令。適往省中鄰邑。令檢之。無傷。而目瞑視。七竅出血。三十人昇之。不能舉。妾弟泣呼曰。姊之冤憤。我悉知之。姊速入棺。弟當以身命鳴姊之冤。語訖。屍輕若蛻。署令者問何冤。

妾弟曰前後事小人皆不知惟小人探姊時聞周三太爺與阜役某至急避之其強姦致死之狀實親聞之也乃備述所聞署令不知有馬兵之周三太爺也以爲令弟曰此事我不便受理可并我告諸郡冤可得而理矣遂憇諸府拘縣令弟周三太爺問其強姦狀五木之慘與周所以脅妾者等後均伏罪乾隆乙卯與周已山同試於省已山聞之舒城人以語余

崇明縣田父入縣報旱令問曰歲之棉花若干曰三分稻若干曰三分高粱若干曰三分令怒曰此九分矣有九分而爲災者乎命笞之田父曰吾年過七十不可笞令益怒命笞其子田父大呼曰吾子尤不可笞問何也曰吾子九十歲矣令怒甚詰其七十父九十子也田父徐曰吾三子每子三十共得九十也令默然此事亦乙卯在江甯聞諸崇明人此田父亦可謂滑稽矣

常州水車用九人軸咫尺之地至用三道農人踏車者不著褲足不著屐蘇州水車坐而踏之或上無蓬屋自地樹杙作樞置轄于上以黃牛運之目之曰鬼車

彭芝庭大司馬家居時有雍頭鋪假其名書聯懸於室公子偶見呼而訶斥之令毀去公知之呼雍工至始畏縮不敢前公迎揖且謝曰吾子誤犯尊鄰老夫之咎也官爵之大以在朝言居鄉甯論爵乎謹親書雙欵聯奉贈幸勿怨也時人服公之量且得教子法嘉慶丙辰元和江補僧與余同舟過七里瀧偶談及此

康熙乙巳丁未間閩中有牛產犢腹下有白起二字又江甯學雷震大成殿不已有巨膽者趨視之則見

一卿姐長尺有咫附先聖木主上因撥諸地遂爲雷擊死腹間有白起二字余輯淮南英靈集於儀徵張抑高炤詩集中見此事又云黃靖南麾下張某遼東人能挺腕當車輪時號爲鐵膊張又號爲黑張順治初卒於儀邑葬馮家營

震澤張棟字鴻勳戊辰十月客揚州作論畫詩一百首名看雲吟草江補僧以五十錢買得雲麾將軍碑碑係黏貼書本上補僧移碑他處露出此本

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清勤嚴肅爲一時名臣嘗怒一令將置之法令私於公之左右戚好而謀之其人曰公不可干以私然生平酷好理學書能於半月盡刻某某書事乃克濟令唯諾羅致梓人不半月書成已而中丞果召而讓之歷指某事之謬誤令對以不知公益怒令免冠叩頭曰數月來以刻書親自讎校某某事偶未之察也公問刻何書令曰刻某某書晝夜讎校耳公曰成乎曰成矣令乃以所刻呈之公意大悅竟解釋其罪李冠三說

程中之言某宦出其妾值父沒妾入奔喪拜泣不起宦以旣出不可復留告於江都縣懋公懋坐堂上訊之宦執父命不可違懋訊妾令改嫁妾泣不育正色曰妾之事夫猶公之事君也公不能事二君令妾嫁兩夫乎懋色動曰爾旣爲某家人何以著顏色服妾曰此服老主母賞我雖出未嘗一日舍之老主人之喪久持之矣乃解其外衣盡露衰麻之服適宦之子至妾所生也見母相抱泣哀不忍聞直斷之曰婦性雖烈守志足嘉父命難違子恩難斷筋宦迎之歸懋名圖滿洲人陞南掣廳卒於官

張某爲廣東巡撫。有番禺令按事於鄉。鄉民聚衆逐之。勢甚急。一老人叱退衆民。禮待令而送之歸。令訪其姓名。則一鄉所稱張善人也。令深感之。言於撫軍。撫軍深思良久。謂令曰。爾爲之欺。爾思民不畏令而畏張善人者。其故何也。遂擒善人一家以叛論。置於法決之明日。撫軍方坐堂上。忽大呼門外有冠帶者五人至矣。衆人不見。已而曰升階矣。已而曰至前矣。兩手亂舞。大呼莫擊我。少頃死於公座上。以暴疾聞。實爲鬼殺也。高郵沈鳧村言聞之王石臞先生。

裔瑞符言。一馬快獲賊。錮之月餘。賊羸病。身如枯木。語言如蒼蠅聲。馬快憐其將死。釋去九日後。復以盜被擒。則已肥白強壯。問以何術。賊言用豬大腸熬汁。置甕內。坐入其中。露首於外。復以大腸煨如膏食之。汁冷則換。所費豬大腸數十。凡五日。則肥壯如是矣。嘉慶丁卯七月。揚州郡城內埂子上。雷擊死一人。先是此人在錢店傭工。於樓上竊銀一封。置牆隙中。外塗以泥。久之。主人稽銀。知所失。徧問在店之人。各無以。白。僉曰。請發誓。如竊銀。天雷擊之。衆誓畢。主人亦誓曰。若我以銀自用。而冤諸人。則請以子爲報。主人止一子。才三歲也。其人暗以鍼置兒臍中。兒痛哭徹日夜。醫者不能識病之所在。用藥均莫效。且視其死矣。忽其人挑錢行門外。若癡狂狀。呼之稍應。置錢店中。奔樓上。久之不下。聞雷聲。自地起。殷殷不甚震。共上樓瞷之。其人已擊死。跪而不仆。以手指牆不下。主人循其指以視牆。則牆有泥迹。啓其泥。銀固在也。衆乃知銀爲是人竊矣。因曰。縱竊銀罪不至死。臆兒之病。必由此人。徧於兒身求之。乃於臍見鍼迹。以語醫。醫曰。是有治法。用磁石引之。鍼隨石出。兒得不死。非有鬼神。奚能若是。是日楊石

堂在城。親見此異。次日歸以語余。

余丁卯三月大病後。不能行走者百餘日。六月間。肩輿入城。在北門外街市偶步行。見一少年。按一老嫗。於地拳毆之。衆人環繞視。嫗呼救。衆畏少年力。莫敢勸也。余問嫗何人。衆曰。其母也。頓忘病軀。奮前以手摑其頰。應手而踣。躍起。又踣之。衆乃救嫗去。余連摑少年十數。少年不敢動。至今不知少年何人。少年亦不知余何人也。旣往。余頹弱如故。不知先此力從何來。其鬼神惡不孝。余平日力不能如是也。

黃榮木之父黃天保。患噎病。百治不效。偶見食落花生者。取食之。竟不噎。於是恣食之。或煮食當飯。凡飲食內。以落花生入之。食即安適。凡半載。病遂愈。榮木舊名甲。與弟庚。同爲學中弟子員。有文名。性情和藹。人樂與親。乃庚以自縊死。甲痛弟。改名榮木。然未幾。亦自縊死。同人惜之。二黃與余善。其以縊死。不解何謂。

林枝蕃字盈升。江都人。居家孝友。與人交以信。里黨中有無力婚嫁喪葬者。恒首事倡義以成全之。境愈貧。行之愈力。少習舉子業。不售。遂專精堪輿之學。嘗自卜地。葬其親。曰吾依宰相。豈尚有貧賤子孫。其地鄰戴氏祖墳。越五十年。而蓮士先生果相其術之驗如此。與進士李道南友善。李贈句云。我愛林公有古。人風。無諾不信。無行不忠。我與之友。行合趣同。同在陋巷。一畝之宮。望衡對宇。其樂融融。旣不榮通。亦不醜窮。囊無半文。濟物必空。他人有憂。其心忡忡。仁而不佞。德類仲弓。但以技名。是不知翁。

庚午正月十七日午刻。大風從西來。飄去民間草屋甚多。雨黑豆如槐子狀。內綠色。大儀一帶最多。

吳縣石遠梅名鈞。善吟詩。曾刻詩集。亦倜儻人也。以販珠爲業。每至揚州。未三十里。近者如州縣之接督撫。爭致於家。極珍味。美饌以享之。優伶歌舞以娛之。名人詩酒以繫之。遠梅攜一琴師。一畫工。蕭然寂處。日以吟詩寫字爲事。而鹽賈日候其門。遠梅出一小匣。錦囊縕裏。以赤金作丸。破之。則大珠在焉。重者一粒。價二萬。輕者或一萬。至輕者亦八千。爭買之。惟恐不可得。余嘗以問遠梅。遠梅曰。所以獻和中堂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服。此珠則心竅靈明。過目卽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其胸中了然不忘。雖百手登記。不能如是也。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採珠之人。不憚風濤。雖死不恤。今日之貨無如此物之奇也。遠梅有一珠塔。高尺許。以珠結成。其頂上天生一珠。成葫蘆形。誠異寶也。適和敗。無有買此者矣。今不知所在。

歙人吳鴻渚。薄遊廣陵。所謀不合。素知星命之術。戊午春。爲黃春谷推算曰。子命正行魁。度今秋必得解元。始以其泛語耳。至九月。將放榜。鴻渚促黃打點報錄賞錢。以必解元也。或以爲戲。曰必然。且必非第二人。若第二人。則不中矣。明日榜發。春谷果第一。於是邑人大驚異。鴻渚緣是得資累千金。然此後推人命。皆不驗。他術士推春谷。是年亦無以必其卽成解元。不知鴻渚果何所據而云然。或曰。鴻渚生命當於是年得千金資。故不啻鬼神來告耳。抑其術真有神奇歟。

徐闡齋以殺教匪六人得功。陞蘄州知州。交代赴任途中。宿客寓。寓屋三間。層而上。最後者屋在山上。廚屋在山下。時徐兩目病。需人掖而後行。是夕。令從者五人。皆宿。云將發書與某戚。獨秉燭坐。明日。從者興。

不見主人。覓至山下廚屋。則已縊死。時夏月。僅衣小單衫。袴間有便袋。內貯有所殺教匪六人之名。則昨夕新書也。有知者云。六人中一薙工。乃隨徐在軍營者。實非賊也。此李穆卿說。然閻齋何至殺無辜以覬覲一州官。穆卿得之傳聞。恐未必然。夫孤身與諸僕同行。烏知非諸僕所爲。而誣以鬼物之說也。是不可知。閻齋豪士。或亦脫略失防。至成不白之死歟。吾以爲孤身親奴僕者戒。

憶書二

顧超宗嘗詠白丁香花詩云。清到梅花知尙未。香於棟子恰相了。越二十餘年矣。庚午三月偶見此花。不禁泫然。李濱石歿於京邸。己巳冬夢濱石向余曰。人謂我死。我實未死也。脹吟二句曰。同是歸來情太惡。桐棺三寸逐風行。

庚午三月里人相驚有狼草木深雜。或駭集多人。喧而就之。實無有也。先傳狼在方家巷。方家巷又傳狼在廟頭鎮。而兩地皆無之。或曰。此宜防盜必有盜。六畜賊先播此語。使孤村零戶夜不敢出。且失去六畜。可委之於狼也。此說頗切事情。亦造微之論也。錄而記之。

楊石堂住屋東南隅。被雷火所焚。有老嫗臥其側。聞聲以被蒙首不敢視。少時見火氣。乃知一柱震碎。尙有烟燄。以水澆之。卽息。柱側有三鼠震死。是時灌園王叟家草屋土垣上亦破一穴。大如孟。垣內紙焚去。他物無傷損。

戊申鄉試八月十二日進二場。夢一卒持刺來。視之字徑半守許。曰。年愚弟章世純。是時余年二十六。銳於進取。或曰刺字稱年。今科必獲中式矣。榜發被黜。越十有四年辛酉科始獲鄉舉。余年已三十九。始悟章柳州亦辛酉舉人。夢之奇驗。無過於此。然柳州終不成進士。以縣令終。余仕進之心。亦從此澹矣。

院中丞撫浙時有一術士說人生平事無不中人稱其神自藩臬道府以下俱延之乃爲余推算終日不能置一辭拱手曰君生命奇奧前生非仙即魔非吾術所能盡也此庚申年事乃推歸安邵君葆初稱其清貴而不永年數年後邵舉浙江省第二名明年會試病歿於淮上

庚午四月初七日夜雷雹並至三里菴以南最盛槐子橋雹大如雞子傷麥傷新秧一朱姓者早起見其田中禾麥盡損憤而自縊其村後一家亦有因雹自殺者朱姓小名穩子住卞家嘴

升秀班伶人在一村演戲夜歇廟中有大盜掠村外一富戶村人莫敢救諸伶聞知湧出與盜鬪盜潰逸去已而有招諸伶演戲者諸伶往其地在水中達必以舟殊僻則向之羣盜藪也合班數十人俱遇害惟一旦名智官者赴水逃出此乾隆三十四年事明年智官在湖中親語人余時八歲側聞之今相隔四十許年偶觀劇村叟述此事與余向所聞合

丁巳館于湯莊籬外池中洋蓮花其瓣萬千相抱力不能自舒每晨起課僮代舒之因誦王右丞西子詩所云要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目之爲西子蓮越十三年矣階下鳳仙頂上作苞往往不能自放致菶萎蓋衆葉攢簇力不能自舒也

松陵集有背篷詩以爲漁具余湖中有之乃不用於漁而用於農余向亦有詩

庚午七月十二日雷震楊獸醫壩一家三婦死其長婦利口善詈其翁姑雷自口出舌唇齒頰盡焚又聞是日邵伯鎮郭姓浴堂雷震其後牆有麻雀數百或死者或活者

廟頭賈氏齋閣前一老柏百餘年物也。屋已圯而柏存。柏上一孔。內有鳩巢。賈姓小兒梯上探鳩卵。手入不能出。強拔之如刀刺。痛徹心肺。視之其孔實大倍於腕。無阻礙。於是同行衆童子跪乞之不可。鄰里親戚焚香乞之不可。最後其父踉蹌來。蒲伏泥首默禱。兒手忽脫出。無他苦。其父曰。數日前吾將賣此樹作浴室梁。實未語人。樹神有知。苦吾兒以示我也。謝不敢賣。兒手乃得出耳。衆乃知此樹之有神也。嘉慶辛未年事。

楚人張無波者。德安人。辛未客揚州。自稱向年教匪橫發時。伊曾爲鄉勇守城。因說軼事數件。頗資笑談。一鄉人爲教匪所得。時已四月。匪尙披裘。因以裘與鄉人易夾衣而釋之。鄉人以夾衣易狐裘。大得利歸。而誇耀於人。其鄰人羨之。明日亦取夾衣數襲往獻。匪聚山上。寨門閉。叩之稱獻衣者。匪大怒。執而殺之。一教匪乘大白驃。負一囊。囊中有金。入一村。村人皆遁竄。止一人在。被執。令煮茶。村人以茶獻。且延入坐。匪入屋飲茶。村人曰。驃亦渴矣。宜飲以水。牽於前溪中飲之可乎。匪領之。村人牽至村口溪邊。忽躍身上。鞭之急。驅去。匪追之。溪路盤紝。匪不能及。驃及囊金皆失。有二匪驅一人。有一人臥於地。見匪至。以石子向匪面擲之中。口鼻破流血。大駭退去。一匪得一婦人。將姦之。婦仰臥。以小刀貫其腹而死。一匪入一村。家令具酒飯。村家以酒獻。暗置毒酒中。少頃匪死。一村塾學究聞匪至。端坐以待。匪執問何如人。學究曰。讀書教學者也。匪曰。爾讀書教學。寒士也。不殺汝。學究正色以大義責之。匪怒以矛摏。一日夜乃死。嗚呼。此學究者可謂枉死矣。

史大郎者邵埭鄉間人年十三遇道人授以古篆文能識矣乃授以書書上皆古篆也大郎乃於堂前用几案木板架一臺又收零星鐵於鐵工處造二器每重十八斤如椎而有四銳牙牙上貫以環名曰娑羅櫻每夜登臺上習此器三月初一日夜半道士至切責曰吾戒汝勿向人言何洩我語今不能傳汝道當俟六月初一日也遂去時大郎母適聞之明日宣告諸族人族人搜得鐵器毀之尋其書不可得鏗大郎時時防閑之陳兆山館其地去史不遠述以語余言邵伯有其所書篆文多作圓圈如螺文此壬申年事癸酉二月朔嘗語阮芸臺漕帥於秦太史座上或曰此篆文乃回回書

邵伯鄉間有卞孝子者貧居母子相依母歿已葬矣每夕必往臥墓所適大雪以身伏冢上邵伯巡司弓手巡夜認爲盜擒之巡司訊問不答笞之亦不笞此辛未冬十二月事也壬申春有請乩仙者仙稱卞孝子云云乃踪跡得之值三月二十八日賽東嶽神會乃以轎迎孝子鼓吹導之隨神後徧遊於市鎮中紳士追隨轎後事雖近於戲而足爲鄉里風焉

學師李公寶山人乾隆壬寅來任府學教授至嘉慶辛未陞國子監博士去學中人作一扁送之曰以道得民壬申八月昇至學署其時教授易公送攷試在泰州易公之墻不許懸於堂因改上於明倫堂東間後簷梁上明代進士題名扁之下牆上有明代舊石碑昇者借碑置梯碑忽中斷梯上之人與扁並蹶上一人頭破下二人足折外甥裔向之親見之學書錢敍曰歲許不敢有人再來上若有鬼焉

癸酉正月宿相墩邵伯鎮人云徐侍御寅亮之兄行四於嘉慶十六年請箕仙皇甫真人問水蓋淮水每

年漲溢邵埭適當其衝也仙判云七月欠一水過屋脊桂子飄香謹防地突於是徐氏大懼兄弟分析半移居於浙之嘉興半移居大橋邵埭大宅封鍵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其屋被焚救火者用水礮擊之水高於屋說者謂七月欠一水過屋脊至此驗矣八月十四日其子姪赴院試有入學者或以爲第三句之驗是冬侍御歿於浙說者曰此地突之驗也地者弟也壬申冬余在城聞蘇州客載銀於車至南門外車上銀失去一千三百兩鳴於江都縣潘公潘遣蒯手胡愷於馬王廟卜之渡江到江甯投一捕人安姓者安年三十許問其來胡告之故安禮胡甚恭稱之曰五叔胡愕不敢當安曰吾父嘗稱揚州胡五叔爲人有俠氣久欲識叔今幸至勿訝也蓋胡素輕財好結納凡他處捕至揚必厚贈豐以酒食安之父蓋嘗受其厚遺胡實不憶也乃殺雞庖牛置酒款胡曰姑飲叔之事吾爲踪跡之少選壯士四五輩至立安前問何事安以目熟視留二人耳語良久去乃與胡歡飲胡不測且飲且疑飲未已二人踉蹌至又耳語良久退去安謂胡曰叔之事已有踪跡矣叔急歸換大批來揚州南門有枷犯某某乎胡曰有之曰歸問此人當得其名姓更來捕也胡如言問枷犯枷犯曰果有之是日伊四人得手後曾以數百錢與我因告以姓名建平人也胡復渡江語安安曰非小盜當慎致之以數人翼胡去得其三其一人在蘇州矣胡素善拳擊聞其黨衆胡使安之人立門外大聲呼曰如止三五十人不煩諸公也獨身入黨竟不敢動擒致建平縣訊之曰是日得銀遇甘泉縣捕人楊又宋四者分以五百金餘八百金四人分之今僅存一百矣胡以三人歸並致楊宋二捕人付之獄

余幼年作詠史事詩多不記。止記骨醉一首。冤矣王皇后。香魂繞檻銷劍飛甯當麪葬地已爲陶。慘固同人彘。心惟願作貓。君王春夢裏。應帶醉來朝。

門人金嘉芬之妹。於癸亥二月。胸間有氣上撞。寒熱不食。余令服當歸巴戟天。有微汗。漸能食。而胸中時時痛。忽嘔一物如蜈蚣。能行而兩目未開。

郁李一種單瓣白色。與李花絕似。此郁李所以名也。開傍石邊。清韻絕倫。

癸酉秋集市後圃人種瓜。一番瓜藤扁闊六七寸。長丈許。近根處生鬚。鬚上生二小瓜如眼。其形蟠曲如龍。遂相傳爲番瓜龍。日來看者多人。圃人大懼。急斬去之。遠處相傳。或附會其說。非也。書其實於此。此七月初間事。

從曾祖衛水公宅在市中。公生四子。叔出嗣已絕。季居右屋。已久售他姓。惟伯仲兩房尙居舊宅。伯之曾孫藍田居左。仲之曾孫伊蒲。春元居右。後有樓。亦久拆毀。惟存一堂屋。一廳屋。一門樓。伊蒲。春元。共曾祖兄弟也。春元居廳屋。伊蒲居堂屋。春元貧甚。將售屋。而伊蒲僅溫飽。力不能買。唯藍田力可得。而不敢。余壬申。春力任其事。爲之說合。賣與藍田。蓋自門樓以後。乃衛水公之正宅也。其廳屋有公之封誥匣。及諸扁額。一旦售之他姓。非所宜。此慤惠藍田之本意也。乃小人播弄。曲折甚多。余實不避謗毀。不恤勞力。爲春元籌畫。安居得貿易於市。又爲依蒲典質族人德致之屋。春元既可餬口。並德致之屋。亦仍吾族居之。書其大略。以明此舉之用意如此。

孫矮，姚氏奴也。嘗來湖中，爲姚氏收稻租。姚爲曹縣令，嘉慶十八年八月，賊匪殺之。及其家口數十人，孫矮已竄出，念牀頭有金，不忍舍，復入取之，亦見殺。

甲戌正月晦日，登閻公墓。公名士選，明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山西右布政使。一老農云：墓前小田，十年前有兩牧兒挑菜，拾得銀二錠。又一牧兒與爭，遂棄於塘水中。其父兄知之，涸塘求之不得。明年浚塘，深二三尺，仍不得。衆以爲閻公之靈。

憶書四

全椒金進士兆燕嘗於市得一印文曰櫻亭因以爲號莫不稱櫻亭先生矣秉鐸揚州乃構一亭於學署之右卽扁曰櫻亭作櫻亭詩云廣文官舍如蓬科數椽新構安樂窩繞屋花樹交枝柯小亭容膝堪婆娑妻孥婢僕紛譏訶何異琢玉爲飛墮傳舍寢食年豈多徒爲後人作巢窠遷官他日奈此何安能車載兼馬駄先生但喜居有那此語勿聽姑言他好友一室同吟哦軒窗晴日烘簾波斗酒且喜衰顏酡安問頌禱哭與歌

江甯蔡芷衫名元春老詩人也其形如鶴動必合禮儀徵施小鋟先生少與爲詩交施貴遂不一見施聞其遊於儀步行訪至其寓歡論三月而蔡終不至其門也或以札託其便寄江甯余秋農屬其至秋農家面致之蔡歸適遇秋農示以書而不與曰某屬我送至君家也明日蔡詣秋農家適秋農他出見其子又示以書而不與曰某屬我面致秋農也履轉數月而後達又有遠客至叩門蔡啓屏見之驚訝失聲復閉門不容客入良久開門出已盛服矣蓋先此未衣冠恐褻遠客也戊午余在江甯會於快園傳其事者甚以爲拘然古道日漓得此一老亦可以諷矣

嘉慶九年三月末霜黑色著白衣有斑蝗子盡化爲蚊齧人五月間泗水者言水面微溫五寸之下寒澈於骨未幾水至

裔德紅言、凡花五月前開者皆可烘令冬開。五月五日後之花則不可烘。烘之即枯瘁。蓋五月一陰生。陰生之物發以陰氣烘之。以陽助陽不可以陽助陰也。烘之法掘一地窖。置花於內之四周中置一鑊。盈以水。用炭火徐徐煮之。窖上覆以土不漏一隙。水氣升滿。窖中暖而兼潤。樹即生葉生蕊漸移近日即開。如牡丹、芍藥、桃杏、石榴之類皆可於十二月烘之。蓋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水火相交而後華也。佛手、香櫞之類冬月窖之。用陶器爲外。以木作桶。貯陶器中。周以炭屑。裹以紙可至夏月不壞。菊之初蕊者用蟬翼裹之。至正月去其蟬翼。菊即有花。

楊竹廬都尉言其先人嘗在口外見一馬行水上。四驟踏水面如有載之者。又一馬驟齧甚。軍校殺之。其腹皮內生鱗甲。皆龍馬也。

庭聞州世說六卷。泰州宮紫懸太史撰言。十年前後以重價購求正德錢一二文可值一金云。正德爲遊龍佩之渡江河無波濤之厄。近遂有僞爲求售者甚或錢背鑄一龍。前此未聞此康熙年間事也。余幼時尚見有以正德錢佩於腰者。近則無之矣。乾隆戊戌己亥間擇康熙錢幕有漢字者十枚爲同福官東江、漳、臺、廣、薌、浙十字每十錢可換千錢。

浙江某縣偶忘有母子者家甚貧。子夜出曉歸。則母之頭失去數日。後得之碉門。碉門離所居百餘里。報官理之不可得其故。以爲姦。則是媼六十餘且多病老醜而延斷無姦理。以爲盜。則窮無長物。亦夫失一物。況盜不必盜其頭也。以爲仇殺。則無仇。村人憫其貧多周之。母子方感惠不暇何仇爲。於是遷延歲餘。

有里正出首始得其事。蓋兇手某甲者素有仇家。思有以害之。知是姪夜獨宿居在路側。又老病易殺。乃自籬入斷其頭。行數十里。將置於所仇者之門。適仇家有病人。門夜啓。燈火往來不息。甲不能遂所欲。又思離此數里。有里正者亦其仇也。乃置頭於里正之門。里正之子晨起見之。驚告其父。父曰。此必仇我者。彰之則墮其計。姑匿之。三日後陰送於碉門。此頭之所以在碉門也。歲許。某甲者忽持一帖。詣里正。恐嚇之云。適在碉門得此帖。言向來人頭乃爾所置。吾與爾厚特潛送爾。當報我里正。餌以重謝。得其帖。明日持以自首。是事之情乃畢。見此嘉慶庚申年事。余在浙撫署親見其事。帖卽甲所書文義佶屈。多不可句。細審其文。大抵多別字似歌詩云。此帖今存案卷中。天下事多有無情無理。出人意外者。如此是也。記之以告法家者流。

張竹軒名葆光。滁州詩人也。嘗客揚州館牛太守家。見人有鼻烟瓶。亦購得之。以高糧酒貯入。時時嘔之。將試於省。苦省中錢價不一。恐受其欺。在滁置錢二十千。買二驢負錢至省。僅攜一僕人。每日放驢城外。飯食灑埽。乃自爲之。而每夜飼驢以穀。時省中錢價實賤於滁。計買驢養驢之費甚多方大悔。其性趨風味類如是。有二人各質以詩。竹軒閱畢。指甲曰。此短。指乙曰。此長。其實甲優而乙劣也。問其何以短。何以長。乃曰。甲之短譬如黃馬桂。乙之長譬如黃外桂。上有皇恩欽賜四字。其談諧之妙。令人解頤。

嘉慶十年。大水民饑。商人於下河諸邑設廠賑粥。泰州廠在光孝寺前。初開廠時。有孺子牽其母衣。泣涕而出。旣出。母問其故。孺子曰。適入門。見兩巨人麻冠麻衣。面目兇惡。甯不食粥以避之也。母方詰其妄。忽

門內數百人。一齊傾踏。死者九十四人。

乾隆初年。堰橋鄉一人被殺。甘泉令賀公廉吏也。私訪於人。其人曰。江江一蒲鍬。揚州土語。呼確確爲江江。又讀江若姜。賀誤聽以爲姜家一蒲鍬。被殺者之鄰適姓姜。素無賴。乃鍛鍊成獄。竟抵命。至今里人冤之。特記於此。以見私訪之不可恃。而各地風俗土語。尤長吏所當察也。

周金聲患頭痛。醫治不愈。李翁西垣炳名診之。曰。脈有鬼氣。非尋常頭痛可比。他醫咞之。以爲翁之怪也。越半年。目中見鬼。始而見形。旣而能言。則張姓者。云前世爲周之僕。爲周所殺。周乃大奇。李翁之診復請治之。李曰。痛可以藥去。鬼不可以藥去。雖然古人有治鬼之方。請求其理。以試之。鬼之所託。必在陰藏。惟肝能匿之。故痛見於頭。而狀形於目。余思鬼畏風。試以風藥驅之。乃署防風、荆芥、獨活、羌活、白芷、川芎、藁本、細辛。而重用甘松作末藥。使周朝夕服。初不甚效。久之鬼漸蔥縮。謂周曰。姑遲十年更來。鬼形頓寂。周疾亦愈。周神李翁之技。遂學醫於李。余撰李翁醫記。嘗載此事。時乙丑夏月。周方以醫噪於時。是年秋七月。李翁歿。至明年丙寅。去周病愈。正值十年。鬼復至。剽擾萬狀。周竟死矣。方周之旣愈也。每病。李翁治之。皆以通利之劑。令時服百勞丸。丸中有大黃、䗪蟲等。皆破血之品。翁戒之曰。鬼非血不凝。血破則鬼無以宅。異日慎勿以陰虛用補血之藥也。翁旣歿。周昏瞀忘翁之言。用他醫說服地黃。而鬼至。翁之治鬼。可謂神矣。然鬼期以十年復來。蓋預知翁之死。而驅治者無人也。鬼亦靈矣哉。或言金聲有兄。嗣其伯父爲子。伯父久歿。嗣母不相能。有養媳未成禮。而是子私之有身。他醫以爲虧脹。獨李翁決其爲男胎。母大恚。以爲

有他私，是子跪自承，明其爲己所私也。母不聽，已而生男殺之。是子乃憤縊死，金聲實有力焉。鬼卽其兄也，諱稱張姓耳。李翁精於脈辨，胎之有無、男女、不少爽。自悔以診殺二命，此技遂不肯傳於人。是嗣母者，鄰里不齒之。今飢寒爲乞丐云。

北湖江起堂之兄子，嘉慶十四年八月病痢月餘，一日氣絕。家人備棺衾，未卽殮。一晝夜忽甦，呼起堂曰：「兒不死矣。」見白面玉細詰姓氏里居，曰：「誤也。」責役三板，釋回其家。云：「胸尚溫，喉有微息，實不盡死也。」三十年前，有水夫徐大六者，死三日，胸已不溫。家貧無棺，忽起，又二十餘年乃死。古人死不卽殮，升屋而呼，原有深意，慎終者宜知之也。

郡城小東門外多子街戴家染坊對門，開茶舖者，三鼓時忽聽門外瑟瑟有聲，覘之，則數人鎖一染工牽之行。後一人以棓抵其腰，向大街東去。故識其人，付曰：「此人素謹，願無過。何罹此？」出視染房之門，則緊閉焉。明日趨問此染工，適不在店，已疑之久。之始悉其事：是夜衆染工皆睡，聞呻吟聲，衆起視，則此染工自投湯鑊中，下半已糜爛，人無知者，不知其何咎也。

吳西齡，杭之老儒也。李鶴峯先生督學兩浙，時慕其人，嘗步行訪之所著，有說文理董，依原卷數，前有前編，後有後編。丙辰金在杭州見其寫本。

丙辰，在浙見沈石田野翁莊圖，係以詩云：「野翁未見見新莊，石子回階引石梁。高樹隔牆煙寺近，亂雲拖雨晚。」山長自春載酒應無度，每日留詩定幾章，絕與輞川標致似。我爲裴迪亦何妨。跋云：「向歲雨中過野

翁莊北野固不在余得逕造成題以歸茲爲圖並錄前言用抵覩面云浙東楊子器次韻云第二泉頭一草堂鄉人稱是野翁莊簾瓢有味功名淡塵冗無緣夢寐長荷蓀行看雲影散脩琴歸去月昏黃杏花春雨園林好藥品風吹繞屋香小屋如龕蓋薄茅野翁投作寄身巢家常有酒依方釀村僻無書借本鈔認主雞豚渾解語忘機鷗鳥類深交白雲滿地山周市俗客柴門未許敲李庶飲野翁泉是日秋亭攜苦節君與俱因用匏菴太史韻一首云山瓢新汲野翁泉擣石澄來信手煎詩侶一時皆出右茶仙秋亭別號六事更無前乘風北野先歸去抱被西巖暫借眠奈得相如病消渴暮年水遞賴君全晉菴陳賓詩云放舟赴飲野翁莊喜有諸公共舉觴淑景尙如前日好老懷不似少年狂來衝小雨穿山徑歸戴斜陽出寺塘一日陰晴猶未定世途何必計興亡詔許歸田慰暮年野翁莊上任留連尊前常儘平時量心遠多因此地偏天上風雲會際會山中猿鶴且隨緣流行山坎非由命自有吾儒舊簡編跋云丙辰夏四月望前一日辱北野先生又招飲於此酒酣得二律遂書俾從者黏於壁以紀一時佳會且爲後會張本云姚文灝詩並跋云野翁莊近體用晉菴先生之高韻不避補綴良可笑也怪底野翁詩似唐十年高臥慧山堂巖邊積雪當墐戶樹裏鳴泉繞石廊雞黍每邀方伯過江湖應笑使君忙朝來避暑閒相訪坐到東林缺月光懷玉山人姚文灝一稿拜北野老叟宣城石經詩云山莊初至剩歡然稅駕堂臨翠嶺鮮萬壑松聲送琴筑一泓泉影盪雲煙旋栽梧竹傍牆隙巧甃堦墀取石圓境固清幽人更美午橋何必慕前賢曲曲回廊繞澗亭品泉嘗茗我非能倦來就榻時一臥喜極攜筇山載登午席款扉俄得伴夜談折簡故招僧欲酬吟

句難摹寫。更向松陰倚翠藤。跋云。戊午十一月八日訪北野先生於山莊。杯酒盤桓。遂蒙留宿。匡牀石枕。夜不能寐。爰賦俚句。以寫妙境。薛憲章詩云。高懷壯歲已歌唐。錫麓曾開北野堂。仕不出門還井邑。隱仍醫國謝巖廊。自非說劍遑多暇。除是揮毫更底忙。水部詩篇勞寄似驪珠。璀璨錯生生光。卷首有祝允明書。野翁莊三大字。後則錢鏸石侍郎載跋云。野翁周姓名佩。字鳴玉。號北野。南直華亭人。宏治庚戌進士。授水部主事。遷郎中。值內豎李廣用事。拂衣歸。築莊錫麓。嘯歌自娛。沈啓南寫此圖。並係以詩。祝枝山爲題。其額。而野翁莊之名。噴噴詞壇矣。卷後諸詠。啓南實倡之。而和者多知名士。按陳賓字朝用。無錫人。天順甲申進士。以藩伯致仕。李庶福。清人。成化辛丑進士。姚文灝。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任湖廣提學。風節凜然。嘗自謂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而已。楊子器。字名甫。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仕終河南右藩。爲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屬草。嘗與楊君謙集都元敬齋。名甫立成數律。君謙曰。子才堪使外國。驚倒番人。名甫曰。我詩不行於中國。僅可驚番人乎。史經。宣城人。薛憲章。字堯卿。江陰諸生。博學工詩。元敬序其集。謂可繼王原吉、張希尹後。塵子甲。嘉靖己丑進士。並一時名筆。惟匏菴詩。不知何時佚去。感慨係之矣。計此流傳幾三百年。曾無表彰之者。今詳訂始末。俾後之覽者。瞭如指掌。云乾隆己酉嘉平。鏢石老人錢載識。時年八十有二。

吳縣周瓊。號采巖。工畫白描人物。乾隆庚戌。自京師歸。遂家於揚州。嘗爲阮大中丞作校書圖卷子。爲余作焦公像。與焦孝然像。程竹广太史爲余書跋於上。又作諸葛武侯出師像。林庚泉小楷書出師表。又作

仲長子像。曲阜桂未谷八分書仲長子像四字。皆傳作也。其白描人物。皆出以心思。自先起草改定。然後揮筆於幅上。描之。不似他人必假舊稿爲藍本也。其論畫云。凡人或坐或臥。或行或立。須如生人得自然之態。手足衣服。稍有做作。便是優人身段。土木形骸矣。辛亥壬子癸丑。相處最密。乙卯同遊於越。曾娶妾生一子。今復歸吳中矣。阮中丞貢上墨模。采巖所畫。

憶書五

南史循吏傳、邱師施臨安還惟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余乙卯丙辰佐學幕於浙歸攜廢卷紙兩擔至揚關守關者以爲絲物當投稅啓鑰驗之色沮總廳朱公元龍家住郡城內游府轅門前有妖擾之既守汎北湖遷家口來避之已而妖亦至其子十一二齡耳妖獨擾之爲甚是月割肉刀忽舞空中有聲曰十五日以飛刀來殺汝舉宅大恐朱乃與其子避之時甘泉山下坎頭巷有胡姓者亦有妖擾之焚其屋至盡俱甲戌年事

余生平最忌夢蛇癸卯甲辰間屢夢大蛇乙巳遂丁先父先嫡母憂戊辰二月夢大蛇黃色壞廳屋右壁越一月而仲弟叶六病歿丙辰在衢州夢蛇盤榻下明日姑母訃至其餘凡夢蛇大則有死喪小則亦必疾病未有爽也甲戌二月又夢二蛇甚小一在丁香樹下一在書塾堵下昂其首相向張口若求食余婦以勺取孟中物傾入其口中良多而後去心甚惡之閏二月十一日廷琥自城歸而病甚危至月熹方安而二十九日兒婦厥不知人張口不能聲余婦以參粥傾入其口儼然夢中蛇狀也病治數月方好甲戌年四月二十五日丙戌素問所謂天符也天氣甚寒肅是年五月族中一婦人洗浴死於浴盆中又聞一女洗於水立死一婦人踏水車卽死

乾隆乙巳四月先子咯血疾發數日小愈但倦怠欲臥二十五六日遂臥不起然每歲疾發多如是適縣

有牌示。五月初一日試童子循時方補廩膳生。例於前一日在明倫堂公押保結。而二十八日則書院課期。二十七日先子命入城課文且應公押曰可初二日歸也。督家人治角黍爲午節用。然神氣殊倦。語言聲不揚。循二十七日遂入城。明日在書院作文更許。家中僱工張眇來曰。今早公道橋黃醫來視。稱不治。聞之魂喪急行不及火策驢驢不行乃步歸三鼓半。先子已氣絕臨絕呼大兒不已。蓋余入城有張醫進以丸藥。卽神昏旋延黃已不可爲。仲弟以治棺往仙女廟買木故終時惟三弟在側。三弟始十二齡耳。先母哭謂循曰。汝父待汝歸有要語付汝。屢問曰不可待矣。究不知所付何如語也。言至此痛心不可爲人計。離先子僅一日半耳。一保結一課文有何大緊要而必入城致此終天之恨。時欲自殺餓三日。婦翁阮公賡堯來曰。爾父有語欲付汝是可思而得也。爾惟於事之宜盡者皆盡之。卽父所欲語也。爾死何以體父之所欲付。今已距三十年。生平第一大咎。夢寐中所不能安也。嘉慶壬戌自京師歸阮中丞又有書相約。買舟行矣。吾母忽泣下以鮮鯽魚養水中付之曰。爾帶於舟中烹而食也。時竟行十月心時動適母有信來云得曾孫遂辭歸。從此不復出。乙丑會試不赴而吾母竟終於是年。洪賓華輓詩云忍教千里絕溫嶽。此知我者而余實心痛於先君之終。不獲侍側尙不致再抱此痛耳。

甲戌秋里中有父子之訟。訟師陳姓者實主之。十一月二十五日陳早起俟沐完有所謀。忽大呼若有擾之者。暴死。聞者稱快。人誰不死。死而必令人稱快亦危矣。又有丁姓者亦訟師也。人以虎呼之。壬申二子偶病。丁忽於藥中自加葛根。二子遂不食。三日相繼死。丁後爲大吏訪拏死獄中。

甲戌夏四月大旱竹笋出土尺許遂不復上至秋雨後皆復成竹余爲秋竹吟云百日不雨赤日烈草枯樹黃禿無葉立秋三日乃聞雷電光徐徐催雨來犀角滿地篁生箔一日一尺長十日長一丈一月未窺園青接雲霄上西風漸冷蟬無聲新篁弄影秋牕橫木堇方榮半夏始生陰陽之氣有時而不誠呼嗟乎田中禾秀而不實可奈何又爲青頭稻歌云天上不雨地下水來天上不雨山田乾地下水來水田漫湖水八月刺骨寒泗水刈稻稻未老一半沾沾不離橐或春或揄棄青頭晨炊作飯香悠悠婦子嘻嘻幾日食只恐完糧完不得

戊申在江甯買一絲帶繫至庚申年又在江甯買之始換去舊者又繫至乙亥始換蓋已斷裂不可結矣憶向在浙署有馬張者晒曰一帶值幾何余慨然曰設余得新者以此贈爾爾欲之乎曰不也然則以贈他人有欲之者乎曰不也然則將棄之矣吾正慮夫新者至此鴉結歷錄者將不存也余以戀之者存之也

先王父鑑千公望子孫讀書時吾父以咯血不復能應考試先王父甚望有孫能讀書是時里中有文昌會意欲與焉而衆不許以爲既無應試之人且俟若生孫能應試時請君入會可也王父無可奈何憤鬱而已故吾父後有請入此會者不許也乃余竟以二月三日生而向之在會者今轉不必有能應試者然則讀書不讀書不在文昌會與否也偶憶而書此

乙亥五月十九日癸卯阮梅叔著人來云伊墨卿先生在揚欲下鄉奉候不便又不敢請先生入城相約

二十一日會於雷陂之阮公樓。二十一日乙巳早起冒雨到雷塘。尙早先過吳生立和家。吳生留飯。飯罷城中人方來。乃趨到阮公樓。伊公鬚髮頗蒼蒼矣。言數年在家讀書授徒本不欲出。因見外間教匪滋肆。不敢自安。故出以報國。且數年讀書將出而自試其學。先生真不愧儒吏。因同到隋煬帝陵。眺望久之。共飲於阮公樓。飲方訖。大風雨從西來。滿樓皆涼。少時予先行。先生以所刻雷翠庭集見贈。先生作雷塘話雨詩。余撰雷塘話雨記。梅叔亦有詩。是秋先生以病卒於揚州。九月末公子少沂以柩歸。少沂名念曾。有札寄湖屬作誄文。余以賤不敢誄。貴效雁門太守歌。猶以弔之。憶先生乙丑守揚。丁卯以憂去。至此九年。郡胥韓奇云。伊公儒吏也。嘗行部至高郵。呼州吏某某至市口曰。吾自下車以來訴爾者一人。然止杖罪。若提訊爾恐累百姓。姑杖於是。爾輩宜更新改悔。遂杖之。民大快。其吏頗知悔。又至泰州。一州胥著新襪履尤燦麗。公曰。爾一胥乃自侈如是。罰其隨輿後行。凡趨一日胥跪乞改過從儉。乃釋之。

丁卯余在昭忠祠修輯府志。太守伊公所召也。時同一人往見。某令其一人長跪。余長揖而已。令色若不豫。此余有傲名所由來也。甚悔不當往。壬戌四月謁朱文正公於白池。不過長揖而已。

農人以芒種後爲梅天。夏至後爲時天。頭時七日中時五日下時三日小暑後爲浪薄時。必至大暑不雨。乃種豆。諺云。六月六。種紅綠是也。乙亥梅天方過。才交時。亦非無雨。特不大耳。山農以爲旱。爭種豆。豆種昂貴。每斗至五百錢。農人稱貸買豆。而以稻秧賣與湖農。五月二十五六日大雨。田田滿足。溝澗皆盈。而田已種豆。欲耕去。栽插稻秧。而秧又賣去。豆不宜雨。皆爛損。於是雖得雨。仍不啻旱年矣。人情不安。分以

待天時浮躁之弊至於如此。

鮑惜分之子均年六歲其塾師授以爾雅惜分偏問人皆曰善最後問余余力阻之又作文一篇暢言其害惜分深以爲然後語人曰焦某通達不迂指此事也憶循初入學時先子命授毛詩後讀四子書謂不必讀注時頗有言宜連朱注讀者先子曰兒若不能讀書朱注何用讀若能讀書單靠記得朱注爲不怕歲攷計耶先師范秋帆先生言左傳不可不念念時卽講不啻看演義真足以舒小兒之性靈後見章進

土文史通義亦言小兒宜先讀左傳

乙亥六月閱邸報石御史承藻參劾王樹勳已革職研審爲之大快樹勳邵伯鎮無賴子也嘗依江書海作奴隨江入京師書海死王遂爲僧於宣武門廣慧寺法名明心妖言詭誕交通要津乾隆時事犯一時被累者多矣舉人章宗原其一也見孫淵如觀察所作傳潛歸蓄髮居小街仍以結交當事爲聲氣後以修石塔寺又漸起遂捐同知卒升知府前年歸邵伯鎮雖自冒稱巨族而本鄉士大夫無與酬接者除往來貴官外日與市井間無賴酒食笑樂其坐閒客或帶小枷或係鎖梏或面刺字鄰里頗傳爲笑談云

徐心仲西鄉農家子讀書西門外都天廟中師事甘泉老儒姚雨田在廟甚苦僧亦薄之余以其有志也乾隆癸卯請於先君邀至家塾彼所知者高頭講章明人八股而已余乃令看諸經注疏其師嘗面責余謂余害之不令學時文而從事於經也戊申府試第一明年入學頗以學結交當時名士遂力誣余之短余不校也一日又於人衆中誣我適黃春谷在坐不平訶之曰焦某原可短但子獨不可出諸口子非焦

何得至此。余時在浙。已而李濱石譖我。余亦領之。待之如故。未幾病死。其妻盡賣其所蓄之書。而嫁余於書賈葉翁處。見其書中竟有詆我而大書特書者。不以爲謬。卽斥爲妄。余始甚恚之。旣而轉以自省。悉以其詆語付諸火。且擇其善爲作江都兩生傳。汪孝廉孟慈修江都志。徵事於余。且以傳付之。

李西垣精於醫。不善逢迎。故不行於城。常往來於淮。而往邵伯鎮者最久。每乘舟過我。則沿湖之人邀之。以小舟相接。如蟻。翁於貧窮無力者。用心力活之。乙丑秋歿後。邵伯人集其十數年來所用方藥。各依脈案分門類居之。成簿。有疾則設位禱於翁。檢簿中方案相合者。服之頓愈。愈則謝以紙錢。此楊君贊齡爲余言。云聞之朱培五。朱楊皆以醫鳴者。

余八歲時。在公道橋梓潼祠時。未與阮氏結姻。以拜壽往也。賓客甚多。內一人誇其子聰雋。令當衆人誦壁上詩。其子長余一二歲。詩中有馮夷二字。伊讀作縫。讀已。余叔祖續園翁顧余曰。子亦能誦乎。余笑曰。余固能誦。當不致似若讀馮爲縫耳。其子不服。曰。此百家姓馮陳褚衛之馮。何誤邪。余益笑不已。曰。吾生實不讀百家姓。而嘗讀楚詞。此字音皮冰切。乃憑字也。旁一聾者大稱奇。又一人私語曰。區區者而夸若是。非令器也。乃太學公阮廣堯先生竟以此深契。遂結婚姻。至今四十餘年。偶憶及之。錄於此。蓋余三歲隨嫡母謝孺人。卽日識數字。時母姁范氏。表叔王丈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故能知耳。

憶書六

余生平最善容人。每於人之欺詐不宥卽發而人遂視爲可欺可詐。每積而至於不可忍。遂猝以相報。或見余之猝以相報也。以余爲性情卞急。不知余之病不在卞急。而正坐姑息。故思曰容容作聖必合作肅。作父。作哲。作謀。否則徒容而轉至於不能容矣。自知其病。乃至今未能改。

先曾祖母卞孺人幼時。卞公無子。深愛之。延師教以詩畫。遂工山水。詩畫外無他好也。曾祖父行五。上有三兄。皆年長。析箸分以瘠田。且以先世欠債委之曾祖父。曾祖父少懦。日呻唔於書塾中。性情醇篤。莫知爭也。然追呼日號於門。卞孺人乃盡以妝奩變易償欠。焚去詩畫。專事田畝。時年未三十也。壽九十乃終。晚年深戒婦女作詩。自言幾爲詩畫所累。所爲詩畫。遂無存者。

卞孺人旣力於農事。家稍稍饒裕。諸姪侈惰多貧乏。以田售於曾祖父。或阻之。謂此不宜受。爲將來口舌。卞孺人曰。不然。此先業宜歸於我家。且伊售於他姓。必遭迫脅。以賤其值。我受之價可稍豐也。口舌不在產之受否也。已而諸姪饑殫或不繼。卞孺人卽以田所出米。時假與之。而必取契帖。曰。使知爲借。庶不浪用。凡數十年不衰。而未以索爲口舌。

卞孺人晚年。每早起必梳頭作高髻。莊肅儼然。子孫婦孺見之。不敢妄言笑。

王右軍帖云。僕脚中不堪。沈陰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沈陰重痛四字寫狀精確。余患此十數年。深

知之也余之疾乃與右軍同。

與農叟乘柴車衣田間之衣登甘泉山靈雨臺飯於市市有二人正高論當時人物而及余一指摘余之不善一稱譽歷舉余之善至於囂爭余恐其識我也欹笠掩頰而出欣欣然自得也叟曰子喜夫人之稱譽邪而其一人之謗毀也何如焦子曰否否人之有不善也實而指愧必生焉此指摘余不善者不及余之實而稱譽者則過焉余方虞其實指余之不善也乃歷舉無一及之所以喜也時方讀史爲史論歸而焚其稿鑰其帙門人怪問之焦子曰今如市聞指摘余者不及也稱譽者又過乎吾之實也夫此二人者與生同時共居數十里之中而未能得余之實也余生古人後又烏能知古人之實而稱譽之指摘之乎吾恐吾指摘之古人不以爲愧而轉自得也

曾祖父於屋後手植十榆余生初全見之十歲時去其八僅存二株嘉慶甲子其一株流血頓萎乙丑遂丁先母憂

乙巳丙午間余迭遭大故又值凶荒債負所迫至於不堪遂購肥鴨烹之治酒約一素相習者將謀之也俟至二鼓其人始至至則驕佚之氣不可嚮邇余小勝自悼而所欲與謀者自禁不復言亦自誓從此不輕與人謀緩急也二十年來其人亦衰落矣盛衰豐歉一瞬間耳書此以戒子孫

乾隆二十六年大水二十七年先君於樓後造住房五間時從伯父亦造住房伯素與木工殷姓交好是時待之益恭豐其膳飲防其厭也先君則招一江南黃姓匠人或以爲不可信先君曰吾生平至誠待人

不知其他也。伯屋成後七年而伯物故。又六年遂拆毀。灰尙白。釘尙剝利。拆至中危。得一瓶。瓶內一針。一雍正錢。計之恰十三年。而余家之屋。至今獨存。已五十餘年矣。先君造屋時。所以待工匠者率如常。並時督策其事。而工匠皆欣然。黃姓者後遂爲主客。每來必主余家。凡有器物及起造。皆黃也。黃戒其人曰。焦公長者。我輩爲之造物。宜堅緻。不可欺也。先是先君未有子。造屋之次年。余卽生黃。每至必抱持歡笑。余呼之曰黃蠻。

謝姓木工亦江南人。嘉慶庚申爲兒納婦。令置一木牀。數年以來。不存小口。生兩孫。俱次第殯。余未及疑此牀也。謝甚貧。每有以周之一。日此牀忽裂於中。得草人二。顛倒僵臥。乃悟向來小口不存者。此爲祟也。焚而去之。此後遂存小口。然所以待謝者如故也。謝感激慚愧之。至今謝父子並歿。

乾隆甲午正月十五日。余在市見肩輿四五。喧囂而來。集於族祖倫士翁之門。未知所謂也。而觀者如堵。少遲。肩輿之夫漸散去。而保甲劉元入。良久出。蓋倫士翁治家素嚴。生平簡直。人多怪之。適有小婢。其父母居城。有訛言於其父母者。稱婢已爲翁殺死。其父母故牽多人來爭鬧也。而婢實無恙。翁見此。洶洶者。故匿其婢於後室。俟諸人肆橫而出其婢。憑保甲使驗。衆寂然。悔爲訛言所給也。叩頭伏罪。乃已。衆空手自城中來。不能得一飯。彼此相怨。輿夫向索食索錢。窘萬狀。翁曰。卽此處分已足。無容鳴官也。

汪容甫先生居玉井巷內。鄰人數侮之。知先生惡雞聲。故畜雄雞以謔之。且時發不孫之言。先生乃於左衛街別賃一屋避之。余是年假於壽甯之家。去其賃屋不遠。遂數往來。余問何以避。曰。鄰人小人也。送官

甚不難。然用昆吾刀切豆腐，殊爲無味。故避之耳。偶因橫逆之來，憶及此。

余十九歲時，嘗夜臥楊觀察宅之雙松堂。其廳屋兩進相連爲六間。有二松在西邊。此屋素傳有妖鬼。極西一間，有屏間之中，存空棺。余榻於棺之南。此六間中別無一人宿矣。時膽大氣豪，中夜醒，聞窗外足步聲。已而推門入。已而坐椅上作歎聲。在屏外去余榻甚近。余躍起大喝，趨而迫之。則一老狗徐徐行去。乃知所云妖鬼者，卽此。又未幾，此屋中梁忽折。是年觀察卒於官。時任湖南郴桂道也。

曾祖母卞孺人善詩畫。余幼時見櫳門上泥金寫一詩云：雙雙燕子舞樓臺。隔岸桃花映水開。春水浸橋人過渡。柳陰撐出小舟來。卞孺人筆也。相傳卽孺人所作。近閱後村千家詩，載徐東湖絕句云：雙飛燕子幾時回。夾岸桃花蘸水開。春雨斷橋人不渡。小舟撐出柳陰來。乃知孺人蓋錄此詩，而稍改潤之。然韵度已過原本。

里中有會試公費辛未余未入都。而江文叔、壽甯之、張開虞諸君，亦將此項遺我。余乃用以治木，解其表爲修屋之用。其木之裏存爲棺料。風之七年燥矣。丁丑七月，延匠人十二名，造成二棺。因吟一詩云：生憎蠅蚋怕狐狸。贏葬王孫亦太奇。無分疆場依馬革，何人江水學鷗夷。瓜犀蕉節徒增慨，白髮青山自有詩。莫道司空能作達。吾生如寄總如斯。

戴相國蓮士未遇時，值困乏。揚州孫叟者，辦鹽事，客江西。嘗有所贈遺叟。後歸揚，莫有顧者。頗亦困乏。時戴公已大拜，假歸過揚謁祖墓。首邀孫見之，與道舊事情，款甚洽。麟吏共驚贊之。孫至今賴以活。因憶宮

保阮公幼時往儀徵應縣試。縣吏索錢五百始與結狀。宮保時貧無以給。止得錢二百。吏衆咻之一。吏獨毅然讓諸吏曰。觀此君寒士。與二百錢買一張紙。不爲負矣。何惡狀至此。衆更並呵叱此吏。此吏自益錢三百。以結狀與宮保。宮保後督學兩浙。過里門。首見此吏。厚酬之。戴相國祖本揚州人。其墓在甘泉山南。閉阮恭者。安南人。字共水。號林谿。閉阮其姓也。事黎氏官戶部總理財永定侯。本世襲公。自以功得侯。其國既爲阮光平所奪。隨黎維祺內附。安置閉阮恭於江甯。余每應省試與晤。其人短小微鬚鬢而黑齒。彼地貴者必漆其齒使黑也已。遵本朝服色而氣度閑雅。閒亦能爲詩。十年前嘗有江甯人貿易至安南。爲伊地人所欺侮致訟。時閉阮恭官彼地。正赫赫頗右江甯人。厚送之使歸。至是遠徙江南。客每厚報之。而得所安。余親目其事。深歎其一爲安南之貴官。一爲中國之商賈。地之相隔也萬里。當閉阮聽訟時。不過以其爲中國人。尊敬之耳。不謂十年後遂受其荅。事雖適然。錄之以爲戒。

劉文清公於乾隆戊戌己亥間督學江蘇。不設閹人。一村童衣藍布袍隨之後。循齋先生督學兩浙。亦不設閹人。時以爲怪。不知其守家法也。余時在浙。以文清舊事言之人。乃歎服。戊戌秋九月。文清按試揚州。通州試訖。已十一月天寒。過揚時。公尙未有裘。鹹使者遺以輕毳。公不受。僅於某官借一羊裘去。明日即返之。

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往來未嘗上岸拜客。曰。施鐵如尙在朝。能不畏之。施儀徵人。蓋嘗建言及是。余十四五歲時。先子與論史事。說東漢黨鋼諸賢。余曰。願爲楊桓。不爲范滂。

丙寅九月西門白瓦巷民家產一物三首六臂四足收生姪見之驚駭欲絕金君士英聞之偷君鳴鹿愈
住居近白瓦巷知之最真也

湖州陳蘭生丙寅五月來揚州言三月二十一日湖州有龍與犧鬪沿湖歸安烏程吳江三縣損傷民居
千餘家墳墓俱拔起破棺衆屍合一處

庚申科岳大中丞監臨考簾官題云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僅取八人溧水縣黎君文最荒疏竟記過
三次撫軍來所帶吏役僅八人自騎馬接者不知也自備供給而以應用之費分給諸生飯食嘗一人夜
巡或親至大廚房嘗試飯肉以故提調以下無不悚然自厲

紅豆極難種種十餘年乃花又三年乃實花白色心中一絲如縷赤色結角角內實正紅色如扁豆子大
或以藥中赤小豆爲紅豆蓋未見此也新安方氏家園產此或誦爲婆羅樹其實爲紅豆也方雨村名如川以豆見遺因說其狀

登州一種魚似石首魚而小異其地呼爲家雞魚

吳興蘋花葉亦類荇但莖較荇爲強花白色四出矯弱可憐於李時珍所稱四葉菜者頗殊四葉菜卽田
字菜非此狀也

乾隆丙申二月余家竹園中生一草闊六七寸長六七寸厚小半寸色黃赤上作細葉稠密碧綠可愛余
移栽書塾前牡丹之側未知何草也至五月而枯萎庚戌郡城蒼頡廟庭左生一芝

江玉屏先生名立，得側理紙於錢唐鮑以文，而售諸江鶴亭方伯。方伯呈讎使以備貢，上見之喜曰：此必在江春之手。他人未知有此也。紙如桷無端厚半寸許。江習隅說江習隅又言徽州許舍中好獵，敬五昌神於神廟後造小花園一所，大如二畝田。內池臺樓閣皆備。遊揚州不欲見人。每日分令僮僕遊各工段，歸以語之，錄成一帙。好養牛，嘗買一牯愛之。每日犧其廳屋磚石俱碎。其他癖類如此。

尹公壯圖有所書李白感秋詩，筆力遒勁，想見其爲人。吾於錢丈可廬處見之。
臨清大佛寺有米芾書寶藏二大字，教匪王倫叛焚燬不可得。翁覃溪先生爲山東學政時，於諸生王顯文家求得拓本摹刻石，立於試院堂上。

馬遜圃，秋玉徵士孫也。家藏三琴，其二宋斲，背井中刻愼齋朱遠。其一唐琴，背井中刻唐開元二年雷霄斲，滿體朱殷，斷紋若雲，真寶物也。

宋拓多寶塔，江秋史侍御所藏也。巴慰祖得之漢皋，以贈江蔗畦太守。後有梁獻跋，惜偈文不全。其化期、室界、創精於刻等字，俱模糊，而鑿字獨完好。旁有江恂小印，風骨雋瘦，稜稜如切玉。迥異今時拓本，禿而肥也。侍御沒，其弟文叔持售，索價三百金，苦不能得。展玩八九日，爲寫其梗概如此。時王子夏月。

里堂先生未刻稿憶書六卷。又手札三册。編年始癸丑迄己卯光緒九年。兒子壽佺見之揚州市肆。書來告余。因命購歸。朱君養儒聞余之求是書也。買以見贈。十年三月始寄南城。方有繼妻之喪。尋念非一。憶書適來。根觸中宵。展卷淒絕。爰爲刻之。比諸營齋以文字緣而作佛事。閏端陽日之謙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筆清西

啟

六八五〇上



33
14
2966